



聯 合 國

西 南 非 問 題 委 員 會

關於實施大會決議案

一五六八(十五)及一五九六(十五)

之

報 告 書

大 會

正式紀錄：第十六屆會

補編第十二號 A (A/4926)

紐 約

聯 合 國

西南非問題委員會

關於實施大會決議案

一五六八(十五)及一五九六(十五)

之

報 告 書



大 會

正式紀錄：第十六屆會

補編第十二號 A (A/4926)

一九六二年, 紐約

例 言

聯合國文件均以英文字母及數字編號。凡提及此種編號，即指聯合國之某一文件而言。

目 次

	段次	頁次
壹. 導言	一至一四	1
貳. 實施大會決議案一五九六(十五)所採行動及有關發展情形	一五至七三	3
A. 委員會擬訪問西南非	一五至三八	3
B. 審議另行設法實施決議案一五六八(十五)及一五九六(十五) 的問題	三九至七三	5
參. 與西南非的難民和其他請願人會談	七四至一五一	8
A. 難民請願人及其他人等向委員會所述西南非情況撮要	七五至一二七	10
B. 難民和其他請願人關於解決這問題的意見	一二八至一五一	18
肆. 委員會的結論	一五二至一六一	21
伍. 委員會的建議	一六二至一六四	22

附 件

壹. 南非政府與聯合國來往函件	24
一. 一九六一年五月一日西南非問題委員會主席致南非聯邦外 交部長函	24
二. 一九六一年五月十六日南非聯邦駐聯合國常任代表致西南 非問題委員會主席函	24
三. 一九六一年四月十四日秘書長致南非聯邦外交部長函	25
四. 一九六一年五月十日南非聯邦外交部長致秘書長函	25
五. 一九六一年五月十七日聯合國交通組組長致南非聯邦駐紐 約總領事館函	26
六. 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五日南非聯邦駐紐約總領事致聯合國 交通組組長函	26
七. 一九六一年六月十四日西南非問題委員會主席致南非外交 部長電	26
八. 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三日西南非問題委員會主席致南非外 交部長電	26
九. 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三日南非駐聯合國代理常任代表致秘 書長函	26
十. 一九六一年七月七日南非駐聯合國代理常任代表致秘書 長函	27
十一. 一九六一年七月十日南非駐聯合國代理常任代表致秘書長 備忘錄	27

附件(續前)

	頁次
貳. 委員會暫定西南非行程說明	27
叁. 一九六一年七月五日西南非問題委員會主席致秘書長電	28
肆. 一. 一九六一年七月二十五日西南非問題委員會主席致安全理事會主席電	29
二. 西南非問題委員會關於西南非情勢之備忘錄	29
伍. 聯合王國政府與聯合國間來往文件	30
一. 一九六一年五月十九日西南非問題委員會主席致聯合王國外交部長電	30
二. 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九日聯合王國駐聯合國常任代表致西南非問題委員會主席函	30
三. 一九六一年六月五日聯合國交通組組長致聯合王國護照簽證辦事處函	30
四. 一九六一年六月九日聯合王國駐聯合國常任代表致西南非問題委員會主席函	30
五. 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五日西南非問題委員會主席致聯合王國駐聯合國常任代表函	31
六. 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九日聯合王國駐聯合國常任代表致西南非問題委員會主席函	31
七. 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二日西南非問題委員會主席致聯合王國駐聯合國常任代表電	31
八. 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六日西南非問題委員會主席致聯合王國駐聯合國常任代表電	31
九. 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九日聯合王國駐阿克拉副高級專員致西南非問題委員會主席函	32
十. 一九六一年七月四日聯合王國駐阿克拉高級專員公署函	32
十一. 一九六一年七月七日聯合王國駐索士柏里高級專員致西南非問題委員會主席函	32
十二. 一九六一年七月八日西南非問題委員會主席致聯合王國駐索士柏里高級專員函	32
十三. 一九六一年七月九日聯合王國駐索士柏里高級專員致西南非問題委員會主席函	33
十四. 一九六一年七月十一日西南非問題委員會主席致聯合王國駐索士柏里高級專員函	33
十五. 一九六一年七月十六日說帖遞送之一九六一年七月十三日聯合王國駐索士柏里高級專員致西南非問題委員會主席函	33
十六. 一九六一年七月十六日致西南非問題委員會主席說帖	33

壹. 導言

一.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十八日，大會第十五屆會第一期會議通過決議案一五六八(十五)，其正文第四段如下：

〔大會〕

“四. 請西南非問題委員會除執行原有職務外，立即前赴西南非，調查該領土之現狀，並查明下述事項，作成提案，提交大會：

“(a) 恢復和平與安全氣氛之條件；

“(b) 使西南非土著居民得以獲致廣大之內部自治從而於最短時期內達成完全獨立之措施。”

二. 在同一決議案，大會又促請西南非政府便利西南非問題委員會達成任務，同時，請委員會就本決議案實施情形向大會第十五屆會第二期會議提具初步報告。

三. 南非政府拒絕與委員會合作，拒絕便利委員會達成任務。因此，大會於審查初步報告書¹之後，於一九六一年四月七日通過決議案一五九六(十五)如下：

“大會，

“鑒於大會關於准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之宣言²內各項規定，宣告應立即採取步驟，不分種族、信仰或膚色，按照此等領土人民自由表達之意志，將一切權力無條件無保留移交彼等，使能享受完全之獨立及自由，

“復查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十八日大會決議案一五六八(十五)，曾請西南非問題委員會立即前赴西南非，擔負調查該領土現狀等任務，

“據西南非問題委員會依照上述決議案所提初步報告書稱，南非聯邦政府拒絕與聯合國合作，對西南非問題委員會任務之執行，不予便利，獲悉之餘，深感遺憾，

“深信聯合國權責所在，對於英王陛下所受任而由南非聯邦政府代為執行之西南非委任統治

在聯合國監督之下，妥為實施一事，自應充分切實履行聯合國之義務，

“獲悉南非聯邦行政當局繼續違反委任統治之明文與意旨，在西南非實施其暴虐政策與辦法，例如種族隔離，致西南非情勢每下愈況，極為關切，

“對於此項情勢嚴重威脅國際和平及安全，重申其關切，

“一. 承認並支持西南非人民渴求自由與行使國家獨立與主權之熱望；

“二. 攆斥南非聯邦政府拒絕與聯合國合作，實施大會決議案一五六八(十五)及有關西南非之其他決議案之立場；

“三. 痛惜竟有兼併西南非委任統治領土之企圖，演而為一九六〇年十月五日舉行之所謂復決，此舉既無道義或法律根據，亦有違委任統治之明文與意旨，全然不能接受；

“四. 認為為保護西南非居民之生命財產，改良西南非之現狀——若任其長此不改即足危及國際和平及安全——使西南非人民在完全自由之中行使自決權，並使其迅即獲得國家主權與獨立計，務必充分切實完成大會決議案一五六八(十五)正文第四段賦予西南非問題委員會之任務；

“五. 爰請西南非問題委員會立即着手儘可能迅速充分完成決議案一五六八(十五)所託付之特殊緊急任務，如能獲得南非聯邦政府合作，則與其協力進行，否則單獨進行；

“六. 請聯合國會員國對西南非問題委員會給予完成此項任務所需之協助；

“七. 決定提請安全理事會³注意西南非情勢，大會認為若任其長此不改即足危及國際和平及安全；並注意本決議案，其充分實施乃迅速消滅此項情勢所必需；

¹ 大會正式紀錄，第十五屆會，附件，議程項目四十三，文件 A/4705。

² 見決議案一五一四(十五)。

³ 參閱秘書長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二日為西南非事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4787)。

“八．據報有劫持土著居民並以武力對待之行動，聞下極為關切，特請南非聯邦政府停止此等行動；

“九．請西南非問題委員會將決議案一五六八(十五)及本決議案之實施情形向大會第十六屆會具報。”

四．委員會的基本問題，自始至終就是無論南非政府是否合作，怎樣才能盡量徹底迅速實施大會決議案。委員會原來計劃前往該委任統治領土，實地調查真相，因此，曾請南非發給入境簽證，但為南非所拒絕。委員會後來又請南非簽證，俾與南非政府探討實施大會決議案的方法。這請求亦遭南非拒絕。

五．同時，委員會探討調查工作，倘若不能在該委任統治領土境內進行，能否改在附近國家及領土進行。因此，委員會請有關非洲各國告知各該國是否有西南非難民。委員會僅由迦納、坦干伊喀當局及阿拉伯聯合共和國收到肯定資料。迦納請委員會於前往西南非時，在阿克拉停留，詢問自該委任統治地前來的政治難民。坦干伊喀當局告知達萊薩朗的西南非難民情形。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則請委員會詢問開羅的政治難民。這些邀請均由委員會接受。

六．此時，委員會認為必須訪問與西南非毗連的領土，因此，曾請准許進入貝專納蘭、擬在該地聽取現在住在該領土的赫勒羅人(Hereros)一萬五千名的代表的證詞，並擬從那些可能因聽到委員會訪問貝專納蘭的消息、而越境前來的西南非人那裏取得他們直接得來資料。此外委員會亦曾請求進入安哥拉的簽證，但未得到肯定的答覆。

七．有了這些確定的邀請，委員會遂於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日銜命首途赴非洲。離開紐約的委員會組成如下：⁴

巴西：Mr. Marcelo Raffaelli；⁵

丹麥：Mr. Poul Boeg (報告員)；

衣索比亞：Mr. Girma Abebe；

瓜地馬拉：Mr. Carlos González Calvo；

印度尼西亞：Mr. Sasmojo Karseno；

菲律賓：Mr. Victorio D. Carpio (副主席)；

⁴ 愛爾蘭代表通知委員會說，由於職員缺乏及其他實際困難，愛爾蘭代表團不能派遣代表前往非洲參加委員會工作，但是該代表團擬繼續協助委員會在紐約辦理的任何工作。

⁵ Mr. Raffaelli 於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四日早晨在阿克拉參加出差的西南非問題委員會。

阿拉伯聯合共和國：Mr. Mostafa Rateb Abdel Wahab；

烏拉圭：Mr. Enrique Rodríguez Fabregat (主席)。

委員會在非洲工作期間，由下列秘書處職員協助：主任秘書 Mr. George D. Howard；政治專員 Miss Jacqueline Yarrow；行政專員 Mr. Hector Ortiz，助理行政專員 Miss Gabrielle Paquette；書記 Miss Patricia McGee 及 Miss Elaine Melbourne。

八．委員會在阿克拉曾舉行二十次會議，並詢問西南非的請願人。此外，它亦曾會晤迦納總統、外交部長及其他官員。

九．七月五日委員會離開阿克拉，取道索士柏里前往貝專納蘭。但是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政府撤銷先前給予委員會的簽證和其他便利(參閱第六十四段至第六十八段)，委員會並未前往貝專納蘭，而改往達萊薩朗，於七月十二日到達，在該地舉行會議六次，詢問西南非的請願人。

一〇．七月二十日至二十五日，委員會在開羅舉行會議七次，詢問西南非的請願人，並與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外交部副部長晤談。

一一．一九六一年七月七日公函⁶轉送的南非外交部長致秘書長公文正式表示了該國政府反對聯合國的態度，因此委員會面臨一種迫不得已的情勢，無法進入該領土，已將這種情形報請安全理事會注意。⁷

一二．從此以後的演變，顯然可見西南非問題委員會在決心充分迅速執行大會決議一五六八(十五)及一五九六(十五)所賦予的使命時，遭遇三個令人遺憾的障礙。第一，南非政府繼續蔑視聯合國的威信，不顧一切，以武力相威脅，阻止委員會進入委任統治地；第二，該國政府就連讓委員會進入南非後只與該國政府代表探討實施大會決議案的和平切實辦法亦不允許；第三，英國當局撤銷以前允許給予委員會預定訪問貝專納蘭所需的簽證與便利。

一三．雖有這些障礙與挫折，委員會在執行任務期間尚能收集寶貴的情報。這些情報再度證實南非政府管理該領土的狀況慘不忍睹。這些情報也表明唯有聯合國方面採取堅決行動，才能阻止那裏的情勢不致變成武裝的種族衝突。

⁶ 參閱附件壹，第十號。

⁷ 參閱附件肆。

一四．委員會在阿克拉、達萊薩朗及開羅正式進行調查時，承迦納、坦干伊喀及阿拉伯聯合共和國政府熱忱招待，多方協助，惠予便利，委員會茲擬在臚述

調查所獲事實以及結論與建議以前，表示竭誠感謝之意。最後，隨同委員會銜命前往非洲的秘書處職員，忠於職守，多所襄助，極為寶貴，委員會亦擬同樣讚揚。

貳．實施大會決議案一五九六(十五)所採行動及有關發展情形

A. 委員會擬訪問西南非

一五．委員會實施決議案一五九六(十五)的第一步，就是設法取得南非政府的合作。委員會主席一九六一年五月一日致南非外交部長函，⁸經委員會第一六五次會議核定。該函提到大會請委員會立即充分迅速執行決議案一五六八(十五)所賦予的特殊緊急任務。因此，該函說“委員會擬即訪問西南非領土，使居民有表達意見的機會”。委員會也表明在訪問西南非的前後，都歡迎與南非政府的代表討論，希望該國政府與委員會徹底合作，完成大會賦予委員會的使命。

一六．委員會亦曾將特派團的組成和所擬在西南非訪問一個月的行程通知外交部長。⁹

南非政府仍然拒絕合作

一七．一九六一年五月十六日，南非聯邦駐聯合國代表函委員會稱：南非政府對於決議案一五九六(十五)的意見業已敘述於外交部長答覆秘書長將決議案送交南非政府並請注意正文第五段的一九六一年四月十四日函的覆文中。

一八．外交部長五月十日致秘書長函中說得清清楚楚：南非政府不擬便利委員會完成任務，亦不擬在這方面與委員會合作。該部長發表南非政府對於決議案一五九六(十五)的意見時，曾詳細討論“待審案件”的原則，並提到大會拒絕南非政府與剩餘的三個主要聯盟國和協約國商訂辦法的提議，又拒絕在原則上南非政府可以接受的有關分治西南非的提案。

一九．關於委員會擬訪問西南非一節，外交部長說委員會奉命擔任的“特別而緊急的任務”恰好是調查國際法院未決訴訟中極為重要的事項。又說南非政府對於這個訓令自必特別關懷而感到不安，因為這是直接違反“待審案件”的原則。關於擬議中的訪問，他還說委員會一位委員“真正是這訴訟的原告的代表！”

⁸ 與南非政府通信全文，請參閱附件壹。

⁹ 欲知委員會所擬行程詳情，請參閱附件貳。

二〇．外交部長復指出訪問西南非一議與委任統治制度之下所循的程序相衝突，“甚至不在國際法院一九五〇年諮詢意見所稱監督職務之內”。他表示這種訪問遠超過聯合國從國際聯合會的原則或先例所能主張的任何權力。

二一．委員會曾表示擬訪問該領土，“以便使該領土人民有提出意見的機會”，關於這一點，外交部長說南非政府堅決反對聯合國委員會有權徵詢該領土居民意見的說法，這是“委任統治制度之下所不允許的程序”。

二二．外交部長說決議案一五九六(十五)指責西南非構成對國際和平及安全的威脅或潛在的威脅一節“不確而可笑，顯然是想混淆視聽，推翻南非政府所持這事仍然是國際法院‘待審’案件的爭論而製造的”。

委員會對南非政府一九六一年五月十日公函的意見

二三．外交部長一九六一年五月十日函，為辯護該國政府繼續蔑視聯合國、阻止委員會訪問該委任統治地的舉動，竟不惜再度引用許久以前經大會屢次確當駁斥的老調，委員會對此深感遺憾。南非政府阻止委員會遵照大會命令，訪問該領土，便剝奪了土著居民對其前途表示意見的合法權利，使他們得不到聯合國監督，而且這一切是不顧各階層土著居民、所有政治領袖和政治難民、以及所有西南非請願人一致要求的。這些請願人曾催促委員會不顧南非政府的態度如何，進入該領土。甚至文特胡克市議會(該議會代表該領土首都的歐洲籍選民)及斯伐科普蒙特(該領土的“夏季首都”)歐洲籍地方政府當局亦促請南非政府讓委員會前來訪問該領土。

二四．最後，委員會反對外交部長挑出委員會一位委員，特別加以批評。

南非政府拒絕簽證

二五．一九六一年五月九日，委員會第一六七次會議決定各委員的簽證，於下週向南非政府申請，因

此，聯合國交通組組長於五月十七日函請南非聯邦駐紐約總領事簽證。該函通知總領事說：各委員定於五月二十五日至三十日離開紐約，依照決議案一五九六(十五)的規定，擔負聯合國的正式使命。

二六．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五日總領事通知聯合國交通組組長說，所請簽證，礙難照發，理由已在外交部長五月十日致秘書長的公函中陳述。

擬議訪問南非

二七．南非政府既拒絕合作，後又拒絕簽證，委員會審度情勢，乃決定前往南非，以便與南非政府討論實施大會決議案的切實辦法。因此，一九六一年六月十四日委員會電南非外交部長，電文如下：

“西南非問題委員會業已決定於一九六一年六月最後一個星期左右前來南非共和國，以便與南非政府代表討論盡量充分迅速實施大會決議案一五六八(十五)的切實辦法。因此，委員會請貴政府為委員會各委員此行簽證，並盼早復為荷。”

二八．委員會到達迦納之後，又接着電告外交部長，委員會已經到達阿克拉，委員會在那裏等候對六月十四日電的答覆，一直等到六月二十八日離開阿克拉為止。南非駐聯合國代理常任代表不直接答覆委員會，而致函秘書長說，南非政府對委員會擬前來訪問和討論一節，不能同意。

南非政府雖不合作仍決定前往西南非

二九．南非政府這次甚至拒絕委員會前往南非討論如何完成大會決議案一五六八(十五)交給委員會的特殊而急要任務的實際辦法。委員會考慮之後，於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九日到阿克拉通過下列決定：

“西南非問題委員會為設法充分實施大會決議案一五六八(十五)及一五九六(十五)，一再未能獲得南非政府合作，乃申明即使南非政府不予合作，亦決心前往西南非。委員會相信聯合國有關機構及會員國予委員會以在此方面所需的便利和協助。這決定的實施當參酌向會員國取得的協助和便利而加以考慮。”

三〇．後來，委員會把這決議的內容載入一九六一年七月三日發的新聞稿。

一九六一年七月五日委員會致秘書長公文

三一．同時委員會與西南非及南非政治難民會晤，與阿克拉的各政府代表討論；在仔細衡量情勢後，

甚至在那麼早的階段，便深信南非政府對委員會前往西南非的使命既然態度如此，西南非人民所受人權及人格尊嚴的蹂躪——尤其是殘酷實施種族隔離政策所造成的蹂躪——又如彼全體非洲人民業已激起嚴重公憤，若不及時設法消弭，不久一定會危害非洲和平及安全到達不可收拾的地步。委員會又深信非洲人在這方面情緒激昂，必須採取決定性的行動，以免過晚。

三二．自六月二十六日起，委員會討論將這種情勢提請秘書長注意的問題。委員會覺得從南非政府對委員會擬議訪問西南非一節所採的態度來看，已有理由這樣做。在這種情形之下，委員會於六月三十日決定將這個情勢提請秘書長注意。

三三．因此，一九六一年七月五日委員會電秘書長¹⁰用下列文字通知本案情形：

“西南非問題委員會由於西南非方面情勢嚴重，認為必須將一發不可收拾的情勢，在憲章第九十九條規定的秘書長職權範圍以內，通知秘書長。這個情勢的造成是由於南非共和國政府所採的態度，及其蔑視大會決議案一五六八(十五)和一五九六(十五)及有關西南非的大會其他決議案和國際法院諮詢意見，該政府拒絕准許委員會進入該委任統治地，以調查當時情形和執行委任統治協定，西南非人民所受的人權和人格尊嚴的侵犯，尤其是種族隔離政策的殘酷施行，國際聯合會盟約第二十二條及西南非委任統治書所載神聖信託的違反，根據委員會到現在從該委任統治地及附近區域政治難民所得的情報以及從非洲其他各地消息靈通方面所得的情報，已嚴重引起非洲全體人民的公憤，這種公憤除非及時設法緩和，不久一定會達到危害世界這個地區的和平及安全的不可收拾的地步。所有非洲人都覺得而且憤慨地覺得人的忍耐和忍受有其限度，及早採取決定性國際行動的時候已經到了。”

三四．委員會進一步說委員會認為十分緊要的一件事，就是將西南非江河日下的情勢對國際和平及安全所造成的迫切威脅通知各會員國及有關聯合國機關，以便及時採取國際行動，消除這個一發不可收拾的情勢，從而使委員會即使不能得到南非共和國政府的合作，亦能充分迅速完成對該委任統治地所負的特殊緊急使命。同時，委員會又說，委員會當在迦納、貝專

¹⁰ 原電全文見本報告書附件叁，該電以及有關來往公文業經秘書長在文件 S/4854 and Add.1 中遞送安全理事會。

納蘭、坦干伊喀及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以及委員會或可被邀前往的其他國家及領土與難民晤談，而盡量繼續設法實施決議案一五九六(十五)。

南非共和國政府所採的行動

三五．一九六一年七月七日，南非駐聯合國代理常任代表函秘書長轉達南非共和國外交部長的來文¹¹內開：委員會似已定於下星期六首途前往西南非邊境；茲特通知秘書長“如果委員會委員及(或)其隨行人員非法企圖越過西南非邊界，南非政府不論怎樣不願意，亦非設法阻止不可”。該外交部長宣稱聯合國所屬委員會如在不准簽證之後，企圖進入該領土，則“聯合國將不免有從事侵略行為之嫌”。

三六．這函經秘書長轉送委員會，於七月八日在索士柏里收到。同時，委員會得悉南非共和國外交部長的其他聲明。根據這些聲明，委員會委員如果進入西南非，則將遭逮捕，而予驅逐出境。其他消息也表明南非警察及直升飛機正在西南非、貝專納蘭邊境巡邏，阻止委員會入境。因此，委員會認為南非政府業已使聯合國的一個機關遭遇一種不得已的情勢，須由聯合國主管機關出面干涉，俾委員會能執行任務。

委員會所採行動

三七．委員會在達萊薩朗及開羅詢問西南非難民及其他請願人等，得到關於南非政府在該委任統治地所作軍事準備和非洲人的反應的情報(參閱第八十段至第九十段)，從這些情報，委員會覺得情勢日益嚴重，乃將七月五日致秘書長電報之後的發展情形提請安全理事會主席注意。

三八．委員會於一九六一年七月二十五日代電安全理事會主席，述及大會決議案一五六八(十五)及一五九六(十五)，尤其是後一決議案正文第七段，¹²報告實情，並稱委員會認為急需召開安全理事會以便採取行動，使委員會能充分實施各決議案，而迅速消除有關西南非的一發不可收拾的情勢。

B. 審議另行設法實施決議案一五六八(十五)及一五九六(十五)的問題

三九．一九六一年五月八日，委員會開始審議如被阻止而不能在西南非境內進行調查，宜如何另行設法取得更多有關西南非情勢的情報問題。同時，委員

會又考慮能否由訪問安哥拉與貝專納蘭的毗鄰領土，查詢在這些領土及非洲其他地區的西南非難民，而獲得更多有關西南非情勢的情報。

四〇．為便於估計委員會在確實不能在該委任統治地境內進行調查時，另行訪問西南非境外的非洲毗鄰領土及其他地區是否有用起見，委員會決定向非洲各國及各領土政府查詢各該境內的西南非難民情形。

在紐約聽取請願人陳述意見

四一．委員會於五月十日第一六八次會議准許 Mr. Mburumba Kerina, Reverend Markus Kooper 及 Mr. Jacob Kuhangwa 所請，到會陳述意見；這些請願人於委員會第一六八次及第一六九次會議到會陳述。

四二．這些請願人促請委員會，逕行前往西南非，無論入境之請是否已遭拒絕。他們深信非洲各會員國將協助委員會；又覺得由於該領土情勢迅速惡化，預料將有反對南非共和國宣言的示威運動，故委員會應於五月三十一日前到達領土。

四三．據這些請願人的意見，即使委員會遭南非政府拒絕而不能實際進入該領土，但委員會意圖進入該領土之事實，亦足以鼓舞領土人民發生希望，可以普遍提高聯合國在非洲之威望。

四四．關於非洲其他各地區可能有該領土的難民存在的問題，Mr. Kerina 向委員會報稱，南非聯合陣線活動於南非及西南非兩地，在開羅、達萊薩朗及阿克拉均設有辦事處；西南非人民組織在這些地方亦有會員，Mr. Kerina 及 Mr. Kuhangwa 認為此等來自西南非之難民，離開領土不久，對於該領土情勢較在紐約之請願人能向委員會提供更多之情報。但是他們認為委員會的訪問不必僅以非洲人士為限，並指出委員會必須親自前往西南非，以便查詢所有不同社區的代表，包括歐籍人士在內。

四五．關於貝專納蘭，Mr. Kerina 告訴委員會說：散佈兩領土間的赫勒羅族人，經常彼此保持接觸，邊界內外亦有相當移動。但是，如果委員會到達該處，南非政府可能加緊採取措施，阻止非洲人士越境進入貝專納蘭。Mr. Kuhangwa 詢問，南非人士越界向委員會報告再返委任統治地後，他們能否予以保護。

關於非洲出現西南非難民致各會員國公文

四六．萬一委員會被阻不能進入該領土，另行訪問西南非以外其他非洲地區，從事蒐集有關該領土情

¹¹ 全文見附件壹，第十號。

¹² 全文見附件肆。

勢的情報，此舉有無用處。委員會對此問題，作進一步之討論後，於五月十七日第一七二次會議選定若干政府核定由委員會主席分電如下：

“查大會決議案一五九六(十五)第六段請各會員國視西南非問題委員會需要，予以協助在案。委員會茲請查示情形爲荷：(a)目前貴國境內有無來自西南非而能幫助委員會實施大會決議案之難民；如有，則(b)若委員會決定爲實施大會決議案前來貴國訪問難民，貴政府能予以何種協助或便利。以上兩點如荷見示，不勝感激。”

四七．依據委員會以後第一七三次會議所作決定，該電於五月十九日分致非洲全體聯合國會員國，惟迦納及南非政府除外。該電文並於略加修改之後，分致與安哥拉及摩桑俾克有關之葡萄牙，以及與貝專納蘭、坦干伊喀及羅德西亞尼亞薩蘭聯邦有關之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

委員會接獲邀請訪問迦納

四八．委員會於五月十七日承迦納總統以本人及迦納政府之名義，邀請委員會於赴西南非途中，在迦納停留數日，“俾委員會可從目前居留迦納的該領土政治領袖獲得重要情報”。此項邀請係由迦納駐聯合國常任代表於五月十六日函達委員會。該函稱，此項邀請係依照決議案一五九六(十五)第六段的精神。

委員會決定前往非洲

四九．委員會於五月十九日、二十二日及二十三日第一七四次至第一七六次會議審議此事；最後於第一七六次會議斷定，就迦納總統及政府邀請書中所載情報來看，惟有在非洲才能充分實施決議案一五九六(十五)。因此，委員會主席於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三日覆函迦納常任代表，表示接受該項邀請。

五〇．委員會於第一七六次會議又決定向貝專納蘭、坦干伊喀、南、北羅德西亞及安哥拉申請入境簽證，但不妨害委員會將來對前往各該領土問題所作之決定。旋由聯合國交通組長分別於六月二日及五日函請紐約葡萄牙總領事及英國簽證處辦理簽證事宜。

各會員國爲所管非洲地區內西南非難民事所送覆文

五一．委員會接獲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對委員會五月十九日電報的覆文內稱開羅現有來自西南非的難民，阿拉伯聯合共和國政府歡迎委員會前往訪問。其餘各非洲獨立國家覆文則指出各該國境內並無來自該

委任統治地的難民，其中若干國家表示願盡力協助委員會實施決議案一五九六(十五)。

五二．葡萄牙駐聯合國常任代表於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九日函覆委員會說，葡萄牙政府因願與聯合國合作，曾調查此事，現能奉告在安哥拉及摩桑俾克並無來自西南非之難民。

五三．聯合王國駐聯合國常任代表於五月二十九日函委員會稱：該國政府對委員會所詢各點正設法取得答案，一俟得到，當即函告。

五四．聯合王國常任代表於六月九日函委員會稱，據坦干伊喀政府報告，該地現有西南非難民六人；所送進入坦干伊喀的簽證申請即可照准。又說如委員會決定訪問達萊薩朗，坦干伊喀政府極願予以所需的任何協助或便利。

五五．該常任代表函又稱，據羅德西亞尼亞薩蘭聯邦及貝專納蘭保護領土政府報告，各該管境內並無來自西南非之難民，既然如此，故未辦理所請之簽證。

擬訪問安哥拉及貝專納蘭

五六．雖然就各有關政府覆文的內容來看，安哥拉及貝專納蘭兩地並無西南非難民，但委員會相信在該兩毗鄰領土境內或可獲得有關西南非情勢之有用情報。

五七．就安哥拉而言，委員會知道安哥拉及西南非的界線把渥梵博族分爲兩截；安哥拉很多渥梵博人每年應募依約在西南非工作，合約期滿返回安哥拉。在貝專納蘭方面，有赫勒羅族人約一萬五千，原籍爲西南非，德治時代，德人下令滅絕¹³西南非境內的赫勒羅民族後，避難於貝專納蘭。自此該族與留居該委任統治地之本族人士保持密切接觸。此外，可能尚有西南非人願意前往該兩領土與委員會接洽。

五八．西南非拒絕發給簽證後；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五日，委員會舉行第一八六次會議，決定重新申請安哥拉及貝專納蘭之入境簽證。同日，委員會分函葡萄牙及聯合王國駐聯合國常任代表，對各該政府準備協助委員會實施決議案一五九六(十五)一節，表示感佩。委員會說由於該領土與西南非接壤，地位重要，

¹³ 據估計一九〇四年赫勒羅族人口約八〇,〇〇〇人或九〇,〇〇〇人，一九〇四年 Lieutenant-General von Trotha 下令滅絕該族，至一九一一年，根據人口調查數字，該族人口減至一五,一三〇人(參閱西南非土著及德意志對彼等之待遇報告書，英王陛下印務局，倫敦，一九一八年，勅書第九一四六號)。

委員會認為非訪問該領土不可，俾能實施決議案，特請有關政府准予發給所需的簽證。

五九．一九六一年六月十六日葡萄牙駐聯合國副常任代表函覆，於提及上次致委員會的有關安哥拉境內難民問題的來文後，說：

“情勢迄今未變，葡萄牙政府能向西南非問題委員會保證，在葡屬安哥拉及摩桑比克兩海外行省境內，並無與西南非問題委員會工作有關之分子存在。

“似此情形，葡萄牙政府以前就此事覆貴委員會文所開種種依然有效，目前似無理由更改。”

六〇．委員會鑒於葡萄牙政府所抱態度及安哥拉情勢，並未繼續設法訪問安哥拉。

貝專納蘭的情勢

六一．聯合王國常任代表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九日函，¹⁴貝專納蘭境內，既無來自西南非的難民，“貴委員會委員在訪問該領土期間究擬採取何種步驟，以實施決議案一五九六(十五)，又究竟需要何種便利，”聯合王國政府願聞其詳。委員會嗣於六月二十二日自阿克拉電覆聯合王國稱，委員會計劃“前往茅恩及甘威兩地，特別從原籍西南非現居貝專納蘭的赫勒羅族人那裏蒐集情報，因該兩領土的赫勒羅人彼此保持密切聯絡，並從各該地區能與委員會接觸的任何西南非人那裏蒐集情報”；委員會又說，如果全部人員不能前往茅恩，則一部分人員可以留在東貝專納蘭等候進入西南非的許可，或等候先遣人員從茅恩及甘威回來。

六二．南非政府拒絕接待委員會討論實施決議案一五六八(十五)實際辦法之後，委員會於六月二十六日又電聯合王國，稱：南非一再拒絕委員會進入西南非，而貝專納蘭與西南非毗連，故委員會絕對需要前往貝專納蘭繼續辦理調查工作。委員會知道除其他考慮外，尚有赫勒羅族一五,〇〇〇人與西南非的赫勒羅族繼續維持接觸與往還。因此，委員會重新促請發給貝專納蘭的入境簽證與南羅德西亞的過境簽證。

六三．委員會雖一再請聯合王國政府簽證，迄今仍無法獲得前往貝專納蘭的入境簽證，故決定延期離開阿克拉，原定啓程日期為六月二十八日。

六四．最後，聯合王國於六月二十九日函告委員會說，所請訪問貝專納蘭簽證及其他便利當可照辦。該函又稱，根據委員會六月二十二日電，聯合王國了

解“委員會未獲南非政府許可，無意進入西南非”。訪問貝專納蘭之簽證經於一九六一年七月三日發給。

六五．委員會行將首途前往索士柏里之前，接獲口頭要求，又接獲七月四日來函要求，要委員會同意聯合王國對於委員會六月二十二日電文之解釋，即“委員會或委員會之任何人士不擬不經南非政府許可即進西南非”。該函又稱“聯合王國不能違反管理當局業已宣佈的意願協助委員會委員進入西南非。聯合王國知道決議案一五九六(十五)對委員會之指示為：必要時，不得南非政府合作，逕行進入西南非，但聯合王國對於該段特別於表決時棄權，因此，認為絕不受其拘束”。此時，據新聞報導，南非共和國外長發表聲明稱，該國業已獲得聯合王國保證，不允許委員會假道貝專納蘭進入西南非。

六六．七月六日，聯合王國國協事務部次長向下院報告，聯合王國政府向委員會之請予以便利時，“並未對委員會在保護地的活動，加以限制或附帶條件”。¹⁵

六七．七月七日，委員會到達索士柏里，接獲同日函一件，內稱，聯合王國除非接到七月四日函所要求的保證，礙難予委員會以進入貝專納蘭的便利。委員會七月八日函覆聯合王國說，委員會訪問貝專納蘭的目的業於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二日致該國電中明白表示；又說委員會“對於與大會決議案一五九六(十五)規定的委員會任務不符的任何解釋或了解，不敢苟同”，委員會表示希望聯合王國政府依照前議供給便利。

六八．聯合王國七月九日函稱，“未經管理當局許可，擅自從貝專納蘭進入西南非，不管決議案一五九六(十五)規定如何，都是非法行為”，此外，又通知委員會說：聯合王國“為負責維持貝專納蘭法律與秩序的當局，對該領土居民負有基本責任，如沒有得到所要求的保證，自難供給訪問貝專納蘭的便利”，又稱，前發簽證暫行作廢。

六九．委員會於七月十一日函覆，對聯合王國業已決定暫時撤銷為委員會定期訪問貝專納蘭所發簽證及所允便利，深表遺憾。委員會追述在接到六月十九日函，要求委員會詳告在訪問貝專納蘭期間擬採取何種步驟以實施決議案一五九六(十五)之後，曾將訪問貝專納蘭的計劃及目的明白說明如下：“委員會計劃進入茅恩及甘威兩地，特別從原籍西南非而現居貝專納

¹⁴ 與聯合王國政府來往公文，見附件伍。

¹⁵ 聯合王國國會議事錄週刊，第五二九號，一六三三段。

蘭的赫勒羅族人那裏蒐集情報，因該族散居兩領土之間，一向維持密切聯繫；並從能在該兩地區與委員會聯絡之任何西南非人那裏蒐集情報。”

七〇．委員會函又說，上項答覆致送之後，聯合王國即照委員會所請發給簽證，並允予便利。委員會表示，聯合王國“現竟認定作為聯合國大會機關之一的委員會實施大會決議案可能犯‘非法行為’，且根據該項假定，現竟視簽證與便利暫行作廢”，令人感到遺憾。不但如此，委員會指出向聯合王國所請求的便利，係以能使委員會實行上述計劃與目的所必需者為限。

七一．委員會通知高級專員說，除非聯合王國惠予合作，供給協助，委員會無法在貝專納蘭執行業已

宣佈的任務，而須在非洲其他各地繼續工作。最後，委員會重申一九六一年七月八日函所開種種意見，希望聯合王國能重行考慮立場。¹⁶

七二．委員會知道聯合王國政府不準備便利委員會訪問貝專納蘭之後，認為再在索士柏里停留毫無用處，因此，遂於七月十二日首途前往達萊薩朗。

七三．委員會對聯合王國當局撤消前在阿克拉發給簽證並允予以便利以便委員會定期訪問貝專納蘭所採的態度，深表遺憾。

¹⁶ 索士柏里高級專員一九六一年七月十四日覆函係於委員會返回紐約後收到，據該函內容，聯合王國所採立場，並無變更。

叁．與西南非的難民和其他請願人會談

七四．在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一日與七月二十五日間委員會訪問阿克拉、達萊薩朗和開羅時曾與下列人等及政治組織的代表會談。除以往曾列席大會的五請願人外，其餘會談者都開列簡明履歷。履歷本身也可反映西南非洲的行政情況。

西南非的阿克拉的難民

(a) *Mr. Tunguru Huaraka*，西南非民族聯盟盟員，他獲得迦納政府所頒給的一個獎學金後於一九六〇年離開西南非，但南非政府拒絕發給護照。他在迦納的塔馬利中學就學。

(b) *Mr. Uatja Kauketu*，西南非民族聯盟副主席。他於一九六〇年底離開西南非，並無護照。他獲獎學金，在瑞典就讀。幾年以前，他曾經獲得在美國就學的獎學金，但是請不到護照。

(c) *Mr. Charles Kauraisa*，西南非民族聯盟盟員，曾在西南非充任教師。他在一九六〇年離開該領土，並沒有申請護照，他也獲有獎學金，現在瑞典就讀。

(d) *Mr. Mburumba Kerina*，西南非人民組織執行主席。

(e) *Mr. Jariretundu Kozonguizi*，西南非民族聯盟主席。

(f) *Mr. Sam Nujoma*，西南非人民組織主席。

在阿克拉的其他請願人

(g) *Mr. Tennyson Makiwane*，南非人，南非非洲國民大會全國執行委員會委員，全非洲人民會議指導委員會委員。

(h) *Mr. Enoch Mbudlu Mbele*，南非人，東朋多蘭班圖(East Pondoland Bantu)區域農村區委員會非正式代表。

(i) *Mr. Peter H. 'Molotsi*，南非人，南非汎非大會全國執行委員會委員。

(j) *Mr. Peter Raboroko*，南非人，南非汎非大會全國工作委員會委員全國執行委員會委員兼教育部長，他的職業是教師(南非大學文學士)。

(k) *The Reverend Michael Scott*。

在達萊薩朗的西南非難民

(a) *Mr. Emil Appolus* 西南非人民組織黨員，領土最早一份報紙“西南新聞”(South West News)前任編輯，他於一九六〇年三月離開西南非，伴隨被驅撥出境的他的夫人 *Mrs. Putuse Appolus* (見下)。在北羅德西亞他被交給南非當局，因為他並無南非的護照而越貝專納蘭境。在南非，他交保證金釋放。隨後他逃往達萊薩朗，於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到達。當本委員會訪問達萊薩朗時，他擔任新聞通訊員的工作。

(b) *Mrs. Putuse Appolus*, 西南非人民組織黨員，自南非移居西南非。她在西南非居住四年，在警管區的許多地方充醫院護士，直到一九六〇年三月被驅逐出領土。驅逐的理由是，她是不良份子。起先勒令她於二十四小時內出境，隨後延長至七十二小時。雖然她有一個年幼的小兒，同時她又懷着孕。她和她的丈夫與女兒前往貝專納蘭，她在那個地方有親戚。在她的第二個孩子出生後，她自貝專納蘭的區專員處獲得旅行許可證，於是她的全家就遷移到北羅德西亞。她的丈夫是西南非人，離開貝專納蘭但並沒有必需的南非護照，他在北羅德西亞被交給南非當局。她隨後和她的兒女們到達萊薩朗去，於一九六〇年十月九日抵達，當本委員會訪問坦干伊喀時，她擔任醫院護士的工作。

(c) *Mr. Eliezer Gawaxab*, 西南非人民組織黨員。他於一九六〇年六月七日離開西南非，並無護照，他想在班圖教育制度外求深造。他是文特胡克的學生，年十九歲讀完第八級(十年就學資格)，他獲初級文憑。他於一九六〇年十月九日抵達達萊薩朗，無錢入學，尋求資助以便繼續學業。

(d) *Mr. Paul Helmut*, 西南非人民組織黨員。他於一九六一年三月三十一日離開領土，無護照，於五月十七日抵達達萊薩朗。作為一個“有色”人他竟能在西南非從事非洲人不得從事的職業。他在鯨灣至角城間捕魚，在他離開領土的一年前，他為南非金屬盒公司的機器匠人，每星期工資兩鎊十先令。歐籍青年在他以後進入金屬盒工廠由他教導如何使用機器，這些歐籍青年每星期的工資卻達十四鎊。他在學校肄業至第六級(八年)。

(e) *Mr. Leonard Lidker*, 西南非人民組織黨員，在西南非的渥梵博蘭出生。一九五九年九月，離開西南非。一九六一年二月二十二日抵達達萊薩朗。他在學校肄業至第五級(七年)。在離開領土前，任汽車司機。

(f) *Mr. Nathaniel Mbaeva*, 西南非民族聯盟宣傳部長兼組織部長。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四日離開領土，無護照，六月二十四日抵達達萊薩朗，夫人隨行。一九五九年，組織西南非民族聯盟，又組織非洲人住區啤酒廳抵制運動。這運動是在一九五九年十二月文特胡克非洲人住區槍擊案發生以前幾天開始發動的。一九五九年十月三十日，即政府官員召集會議的次日非洲人在那次會議中抗議他們之被迫遷移至卡土土拉

新住區，他遭逮捕，理由是他離開文特胡克，在回來後沒有在規定時間以內向官廳報告。在他被拘禁的第三天，他被押送至法庭，被判有罪，罰款一鎊，法庭同時命令將他驅逐到埃普基羅士著保留區，雖然他的家庭和故鄉是在文特胡克，而他在埃普基羅並沒有親戚。他對此項判決上訴。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四日，法庭開審，審判他的便是原來判他罪的那個法官。法官維持他自己的原判，*Mr. Mbaeva* 被驅逐到警管區域東北角的埃普基羅保留區。他以後在這個保留區居留時沒有工作。

(g) *Mr. Solomon Mifima*, 西南非人民組織黨員，原籍渥梵博蘭。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七日離開該領土，一九六一年二月二十七日，抵達達萊薩朗。他受教育至第六級(八年)他曾被僱用為信差。

(h) *Mr. Peter Muesihange*, 西南非人民組織黨員。一九六一年四月間，離開西南非。他在西南非渥梵博蘭出生，原來進入警管區作合同工人每日工資一先令三便士。隨後他未經正式准許便到南非去，在南非當產業工人，工作一年，工資每星期兩鎊十先令，最後由於他是外籍土著，而非法進入南非，遂遭逮捕，被判回到西南非。他回西南非後，又遭逮捕，因為他在政治方面很活動，命令他再到南非。他知道如果他再到南非，還要被逮捕，因此，他從西南非步行到貝專納蘭，向達萊薩朗前進。他僅在渥梵博蘭的一所教會學校受正規教育；在那個學校內，他僅學習本國語文，此外就沒有別的。他在警察區從一些比他受過更多教育的朋友學習英文。

(i) *Mr. William Nelulu*, 西南非人民組織黨員，原籍渥梵博蘭。一九五九年離開該領土，一九六一年五月十七日抵達達萊薩朗。他曾被僱充汽車司機。

(j) *Mr. Zedekia Ngavirue*, 西南非民族聯盟盟員，文特胡克非洲人區域的社會工作者。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四日，離開該領土，無護照；他也是領土第一種非洲報紙“西南新聞”的創辦人兼編輯，以前在西南非充任教師。他在西南非的瓦特堡(*Waterberg*)東土著保留區出生，在那裏受初期教育，直到第六級為止。隨後他到南非去又受三年師範教育，於一九五二年考試及格獲得第八級(十年的教育程度)的文憑，在西南非充任教師兩年。隨後，他在約翰尼斯堡就讀於現已關閉之社會工作研究學院，獲得後期畢業文憑。他很願意繼續深造，但是沒有錢。他於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四日抵達達萊薩朗，有夫人隨行。

(k) *Mr. Andreas Shipanga*, 西南非人民組織黨員，原籍文特胡克。一九五九年九月離開領土，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抵達達萊薩朗。他受教育至第六級(八年)為止，曾在領土內充旅館僕役。

在達萊薩朗的貝專納蘭籍赫勒羅人

(l) *Mr. Daniel K. Munamava*，原籍貝專納蘭的塞希特華(*Sehitwa*)。他的父母在德國人下令消滅西南非的赫勒羅人後逃到貝專納蘭。他本人持英國護照於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四日抵達達萊薩朗，目的是要代表 *Keharanyo* 酋長出席西南非問題委員會，以便訴請使貝專納蘭的赫勒羅人在南非不再管制該領土時立刻回西南非。

在達萊薩朗的其他請願人

(m) *Mr. H. M. Basner*，南非白種人，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八年任南非參議員，在南非任律師近三十年。一九六一年初自動離開南非，現在定居於坦干伊喀。

(n) *Mrs. Gertrude Mathutha*，南非人，曾在西南非居留，以在南非有工作經驗的護士資格前來本委員會陳述。

(o) *Mr. Gaur Radebe*，南非人，南非聯合陣線黨員，這個組織同時包括南非與西南非。

(p) *Mr. James J. Hadebe*，南非聯合陣線黨員。

此外，*Mr. A. C. Gwambe*，摩桑俾克人，摩桑俾克全國民主聯盟主席，向本委員會遞交書面請願書。*Messrs. Mburumba Kerina, Sam Nujoma, 和 Reverend Michael Scott* 也在達萊薩朗前來本委員會陳述。

在開羅的西南非難民

(a) *Mr. Van Ismail Fortune*，西南非人民組織秘書長。

(b) *Mr. Hiatjikunga Kandjii*，西南非民族聯盟盟員，一九六〇年八月六日離開西南非以便求學；曾在西南非小學肄業期滿，獲南非初級文憑。由於其他學生申請護照遭拒絕，所以沒有申請護照(護照需保證金一百鎊)。

(c) *Mr. Moses Katjiuongua*，學生讀完小學，需要獎學金以便繼續求學，於一九五九年四月離開西南非。

(d) *Mr. Katjimuina Vei*，學生曾在西南非奧卡翰加(*Okahandja*)的 *Augustineum* 訓練學校讀完中學曾

充任英語教師，一九六一年三月二日離開西南非，希望獲得獎學金以便繼續學業。

(e) *Mr. Louis Nelengani*，西南非人民組織副主席，一九六〇年八月四日被押解往安哥拉時，自西南非逃出，雖然他是在西南非出生的，卻被押解出境，因為他曾向聯合國請願。他從來沒有入學，因為他幼時所居的地方並沒有學校。

在開羅的其他請願人

(f) *Mr. Geoffrey Sefako Mokoka*，南非人，南非汎非大會支部主席，離開南非，因為恐遭拘禁及酷刑。

(g) *Mr. Mzizandile M. L. Piliso*，南非人，南非聯合陣線黨員，一九五〇年離南非前往聯合王國以便研究藥劑學，後來曾回南非一次。

此外，*Mr. Sam Nsubuga*，在開羅的烏干達全國大會烏干達代表兼非亞人民團結組織幹事會國際幹事，曾向本委員會遞送書面請願書。

A. 難民請願人及其他人等向委員會所述西南非情況撮要

七五. 委員會執行大會決議案所交任務，在非洲進行調查。在調查中，有很多機會聽到從該委任統治領土和其他地方來的難民，政治領袖和請願人的詳盡意見，以及非洲國家或領土公務人員關於西南非情勢的見解。所有陳述基本上都認為領土的各方面情況非常危險而令人不滿。他們一致指出“種族隔離”制度一般所造成的危機四伏的情勢。為避免重複起見，委員會在前來發表意見者的陳述中作了一番選擇，所選用的陳述有的似乎最能概括他們所看到的情勢，有的透露其他地方所沒有提到的一些情況。委員會願意強調一點：所有來到委員會陳述的人都促請委員會親自到西南非去看看那邊的情況，例如強迫勞工、行動之限制、所有基本人權與基本自由之不存在、人民之貧困與缺乏教育、以及以武力維持的鎮壓與箝制機構。而且他們在委員會任務的各階段中反覆作此促請。此外，他們又認為委員會如果能到該領土去，便可以幫助恢復人民對聯合國的靠託與信任從而恢復原來的希望，認為這個極其危險的情勢還可能用和平的方法迅速解決，無須訴諸武力。

七六. 反之，對此種情勢應負責的南非政府卻非常反對由委員會在西南非進行調查，甚至以使用武力相威脅，阻止本委員會進入領土。

一．一般情勢

七七．來到委員會的人所發表的口頭和書面陳述都證實南非對委任統治領土之行政絕對不願委任統治制度之原則與宗旨。據他們稱，土著人民的利益完全隸屬於委任國的利益。今天委任統治領土內的一般情況可以用以下 **Mr. Zedekia Ngavirue** 的陳述說明。這陳述實際上可以代表所有其他陳述人的意見。**Mr. Ngavirue** 代表西南非民族聯盟於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四日離開西南非，前來委員會就領土狀況提供親自獲得的情報，促請委員會盡力執行任務。他說：

“在今天的西南非，普通的非洲人都是飢餓的，沒有住處，穿得十分襤褸，雖然這些都是人生的基本需要；平均壽命是三十五歲。他所處的環境在精神上使人消沉墮落，雖然他本身蘊蓄一種積極的宗教，也許是非洲的宗教，對前途懷着希望、自尊心，同時具有偉大的政治理想，在此處人民正在進行雙重鬭爭，一方面為生存而鬭爭，另一方面為恢復並保持中斷的文化系統和國家固有傳統而奮鬥。

“在今天的西南非，另一方面白人是腦滿腸肥，衣冠楚楚，居住於陳設豪華的現代大廈，有時甚至居住於堡邸；有漂亮的汽車，一般生活情況豪華奢侈。壽命一般是六十五歲。

“在此處有一批人民（白人）由於他們自己所造成的一種情勢而被迫負隅依險。一方面，他們看到他們所仇恨、恐懼而不信任的黑種人民，在另一方面，他們又面臨對他們責罵批評的外部世界。因此，他們回到草莽時代的法律——自我求存。今天，白種的男女老幼都是全身武裝對付非洲人。許多軍事基地在委任統治領土內建立起來一個在高科維德地方的渥荷波荷，在西南非與安哥拉的邊界，一個在文特胡克，另一個在鯨灣。整個領土一般施行戒嚴法，種種方法都直接違反國際聯合會的盟約的，盟約稱：

“‘領土內不得設立陸海軍事基地，不得建築防禦工事。’

“領土內有兩種生活方式：黑人的方式和白人的方式。這兩種生活方式不但顯出強烈的對立，同時也互相直接衝突。但是癥結不在兩者互相對立和衝突；而在：(a)對立是過去和現在的種種權利剝奪的產品，而這種剝奪又是用充滿不公

的嚴格政府制度維持的；(b)衝突是由白人用粗暴的方式進行的，南非政府及其工具白人西南非行政當局用法律、軍事的辦法來支持白人，而非洲人是沒有防衛能力的。”

二．政治情況

七八．本委員會所搜集的關於委任統治領土內政治情況的證據再度證實許久以來人所共知的種種情形。土著人民沒有政治權利也沒有選舉權，選舉權是白種人所獨有的。土著人民沒有權利參加本領土與人民的行政。這是種族隔離政策的一部份，而這政策又是以白種較黑種及有色人種優秀的錯誤觀念為根據的。結果便是土著人民以前以及現在都不許有機會管理他們自己的事務，然而這種管理本身事務的機會對於逐漸向自治或獨立進展，依大會決議案一五六八（十五）所稱，是必要的。

法治精神缺乏

七九．西南非委任統治領土行政上的基本問題是對土著人民不用法治。從許多在委員會內所作的陳述可以看出憲法的和立法的措施，一般都祇適用於領土內的白人，至於土著或有色人民則用南非內閣會議所通過的章程和條例以及不時依照種族隔離政策而頒佈的文告來治理。將一套的法律適用於歐裔人民而另一套法律適用於土著人民，這使得絕大多數的人民在專制的政府下生活，他們所有的基本人權和基本自由都被剝奪。請願人之一，**Mr. H. M. Basner**，的證詞便說明了這一點。這位請願人稱：自從南非政府承擔委任統治領土的行政責任以後，西南非就無法律可言。**Mr. Zedekia Ngavirue** 的上述陳述描寫了白人與黑人的兩種生活方式之尖銳對立與直接衝突，他指出以往及現在黑人權利被剝奪是一個嚴格的政府制度所造成的結果。這制度充滿了不公平，而且是武力維持的。**Mr. Peter H. 'Molotsi** 將這種情勢敘述於下：

“在這種行政制度下，西南非人民沒有基本的公民、政治、社會、經濟和文化權利。統治階層的移民霸佔了司法、軍事、經濟與政治的方面獨有而絕對的權利，他們無情地行使這種權利藉以保持他們的尊貴，使土著人民淪於賤役地位，實際便是等於奴隸地位。原始社會的階級制度認為合法，正如南非的情形一樣，將人類劃分的辦法受歡迎讚揚，認為是國家政策的一部份。”

八〇．委員會已經將西南非內一觸即發的情勢以及由此對國際和平與安全所造成的迫切威脅提請聯合國主管機構注意。委員會之所以出此，一部分乃是根據許多非洲國家政府代表向本委員會聲稱非洲面對領土內的種種不平現狀，於是羣情憤慨。委員會對於西南非民族聯盟，西南非人民組織和其他代表性團體的發言人所做的許多的陳述也有很深刻的印象；以下的陳述可以作為代表。

八一．Mr. Nathaniel Mbaeva 於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四日離開領土，隨後代表西南非民族聯盟向委員會陳述。據他說，西南非人民準備為自己的國家犧牲性命。他們若有武裝，兩年以前便已經爆發了。但是，現在的情勢非常惡劣，他們即令沒有武器也可能隨時起而反抗。形勢非常緊張。非洲人不但受兵士威脅，每一個歐裔人都成為威脅。白種人若將手放在衣袋內，非洲人可能因為怕遭槍擊而襲擊那個白種人。他和其他許多人一樣，都相信歐裔人自己也在等待局勢爆發；這是他們所以武裝的原因。

八二．西南非人民組織主席 Mr. Nujoma 在阿克拉克向委員會陳述，他提到：自從一九五九年文特胡克發生騷亂之後，在西南非的南非行政長官向所有的歐裔殖民民發出命令要他們備置火器。據稱，警察已經開始教歐裔的家庭婦女如何使用自動武器。警察與兵士在非洲人的住宅區巡邏，他們使非洲人在恐怖的狀態中生活，因為他們沒有武器自衛。在以往兩個月內，四千多名南非武裝警察與軍隊派到安哥拉與西南非的邊境以便使“搗亂份子”及“煽動人”不致滋生事端。根據西南非最近所收到的情報，據稱渥梵博蘭的翁當瓜和渥細康哥兩地方的所謂土著事務專員的住宅在大批的警察保護之下，同時，行政專員以武器供給政府所任命的酋長和首腦以便他們隨時可以開槍射擊西南非人民組織的黨員。渥梵博蘭駐紮軍隊也引起人民所難以忍受的弊端。舉例言之，渥梵博人的牛被屠宰供軍隊食用，牛的主人並沒有獲得報償。

八三．Mr. Mburumba Kerina，於六月間在阿克拉向本委員會陳述，他說：在阿克拉的西南非人民組織代表剛剛收到從西南非內全國組織幹事的消息，據稱安哥拉的革命已經沿着西南非與安哥拉間作為界線的孔嫩河蔓延到西南非的北部，西南非人民組織的黨員在離邊界幾里地的拿馬孔多焚燒了許多房屋，在翁潘達焚燒了羅馬天主教傳教會的房屋，又在南安哥拉

的區首席專員公署所在的翁吉伐焚燒了行政大廈(名 Vila Pereira de Eca)。這些鎮市都靠近西南非的邊界，據他說，是西南非的一部份，但是依葡萄牙與南非政府在委任統治初期所簽訂的協定劃歸安哥拉。葡萄牙與南非的軍隊都在邊界巡邏，整個北部地區都在實行戒嚴法。

八四．渥梵博人，Mr. Nujoma 解釋說，那條界線將渥梵博人的家庭分開。大多數渥梵博人住在安哥拉的一邊，住在西南非的渥梵博人有二十萬左右，他們自然覺得必須援助在安哥拉的自己人，同樣，安哥拉的渥梵博人也要援助西南非的渥梵博人。

八五．其他到委員會陳述的人也透露這種休戚相關的情形。從貝專納蘭來的 Mr. Munamava 告訴委員會說，那邊的赫勒羅人要支持西南非內對南非作任何鬭爭的赫勒羅人。

八六．Mr. Tennyson Makiwane 以南非非洲國家大會全國執行委員會委員的資格發言，他說：南非人民和西南非的人民乃是同胞弟兄。他們又是近鄰，所以彼此通婚，最近幾年來，他們在南非的礦場、農莊和工廠內並肩工作。他們都受可憎的種族隔離政策和“白種人至高無上”政策的害，這又進一步加強了他們傳統的手足關係，使他們為了非洲人休戚相關的原因，為南非的自由而並肩作戰。只要南非在西南非的委任統治領土內反抗聯合國的威權一日，整個南非洲便產生一種不安的狀態。南非的種族主義者得出結論說，一切都好，聯合國是一個“沒有牙齒的老虎”，因此，他們在南非和西南非加緊厲行種族隔離政策。

八七．由於南非對委任統治領土的壓力越來越大，例如派遣軍隊到那個地方去便是證據，西南非的人民不得不向南非的弟兄呼籲，請他們採取行動來減輕他們所受的壓力。據 Mr. Makiwane 說，如果在西南非內人民和他們的南非主人發生衝突，南非的非洲人勢必開闢第二陣線來援助他們的西南非弟兄。他請委員會注意，說，如果國際遲遲不採取行動，可能釀成大禍。

八八．他認為各方研究西南非問題已經浪費了許多時間。他指出：安哥拉所發生的事件是不能避免的，對於某些人，這種事故也許出乎意外。如果人們注意到這種事件的必然的後果。西南非會遵循安哥拉的道路前進，如果領土人民對聯合國失卻信心，毫無疑問，他們便會採用安哥拉所用過的同樣手段。

八九．在開羅，委員會又獲得關於南非政府又在領土內增加軍事力量的補充情報。西南非人民組織的代表 **Mr. Nelengani** 和 **Mr. Fortune** 於一九六一年七月二十四日報告委員會說，他們從文特胡克全國執行委員會得到令人不快的消息，他們認為需要採取緊急行動。在西南非與安哥拉的邊界上的南非防線現在有四千多名兵士，南非的飛機在高科維德的渥荷波荷地區以及卡普里維地帶的基地巡邏，此外從外伐爾的波捷弗斯特隆來的機動部隊在協同葡萄牙兵士巡邏。

九〇．鯨灣已經完全變作一個十足的軍事基地。他們又得到消息，幾個星期內還有一千五百名軍隊要到西南非增援。西南非人民組織又作下列的陳述：

“西南非人民組織願再向委員會宣告，雖然南非政府對本組織作無情的鎮壓，我們要盡全力組織起來，以使用各種方法推翻南非在我國的統治。聯合國的行動採取得越早，情勢也就越可以不必流血而獲解決。南非政府在我國造成一發不可收拾的局面，聯合國必須迅速採取行動。我國的情勢不但構成對世界和平的一個威脅，而且也成為對非洲和平的威脅，不久要使非洲的許多獨立國家捲入漩渦。”

政治組織

九一．雖然西南非的兩主要非洲政治組織西南非人民組織和西南非國家聯合的領袖和黨員，受逮捕及驅撥的嚴重摧殘，但是兩黨仍然在領土內繼續活動。

九二．這兩組織和南非汎非大會，南非非洲國家大會與南非印度人大會聯合一起組成南非聯合陣線。

九三．西南非人民組織的基本目的已經列舉於組織綱領，內容如下：

“根據我國所有人民的志願，在西南非洲建立一個自由民主的政府，由他們一體參加，和我們所有的兄弟姐妹充分合作，使本洲擺脫各種的外來控制，同時依照我人民的意願，重新建造非洲；西南非的所有人民聯合成為一個團結的、有代表性的全國政治組織，不論種族、種源、宗教或信仰；重新奠定經濟、教育和社會的基礎，使它支持並保護我人民自己所願獲得的真正非洲人的獨立。”

它又贊成汎非主義，非洲各國之聯合，積極中立和所有非洲人同一國籍。

九四．西南非民族聯盟的目標與宗旨如下：

“聯合西南非的人民，團結成為一個國家陣線，組織西南非的平民、工人與農人，領導他們為國家獨立與自決而鬪爭；和非洲的類似運動合作以便宣傳並推動汎非以及非洲各國人民聯合一致的觀念。”

九五．西南非民族聯盟主席 **Mr. Jariretundu Kozonguizi** 通知委員會稱，該組織的黨員準備解散加入西南非人民組織。他以為國家陣線組織用什麼名稱都沒有重要性；祇要擁護全國團結就行。

九六．西南非人民組織主席 **Mr. Nujoma** 在阿克拉克向委員會稱，該組織有二百多名領袖和黨員遭逮捕監禁，許多自主要鎮市被驅逐到偏僻地區，在那裏他們仍然被監禁。該組織在達萊薩朗的發言人又向委員會報告，繼續有許多人遭逮捕。該組織的領袖遭大規模逮捕與驅撥，據說有兩個可能的理由：與南非的非洲人合作在五月三十一日南非共和國成立紀念組織“留家不出”的運動；阻止他們在西南非會晤委員會委員。

九七．南非聯合陣線的 **Mr. Piliso** 敘述情勢如下：

“所有有能力的西南非人不是逃亡國外，就是在監獄或集中營奄奄一息，再不然便是在全世界各地流浪成為“難民”。

九八．依 **Mr. Nathaniel Mbaeva** 看來，政府並不在準備非洲人獨立而是在盡力使他們永遠不會獨立。政府毫不讓步，人民也是毫不讓步。似乎沒有人不同意他這意見。

九九．西南非人民組織和西南非民族聯盟都在致力打破小團體的界線，可是政府的政策卻是要分治，維持部落政治。依 **Mr. Kozonguizi** 看來，部落制度是西南非的最大的問題之一，從法律、部長們和政府官員的言論以及實際行動，顯然可以看出政府在鼓勵部落制度。不但在歐裔人民與非洲人之間造成分裂現象而且在非洲人自己之間也已造成這種現象。舉例言之，政府強迫赫勒羅人、渥梵博人、納馬人和其他種羣住在城市內特別為他們個別種族所構築的不同地區，同時政府在煽動各種羣間的敵視和離心。通行證的法律是政府將人民分而治之的最有效辦法之一。舉例言之政府不會准許赫勒羅人訪問渥梵博蘭，而渥梵博人永遠以渥梵博蘭為念，因為除開做短期勞工之外，他們不准離開那個地區。非洲人住宅區的築有圍牆，這是控制非洲人行動的另一方法，因為祇有一個大門出

入，經常有人看守，任何非洲人經過這個大門，必須拿出通行證，說明他到那裏去，或者從那裏來。

三．經濟及社會情況

概論

一〇〇．那些在委員會在非洲執行任務時前來陳述的人基本上都同意認為種族隔離政策對於土著人民經濟及社會生活有不良影響。土著人民不但和白種的殖民隔開，而且他們彼此間也依部落或種族不同而彼此隔離，他們被限制祇能住在他們自己的土著保留地和工作地點，不能自由離開所住的地方，除非有個別的通行證，在這種情形下，也祇是為了到別的地方去尋找工作，不是充當僕役，便是在少數白種人所擁有所經營的農莊、礦地、商店或工廠內充當賤價的勞工。結果土著人民由於找不到任何有報酬的工作，又因為沒有工業，因為貧窮，因為土著保留地內氣候惡劣，他們在目前的制度下一點也不能分享工商業的果實，在農業、漁業及豐富的礦產開發上也沒有份。

一〇一．請願人解釋說：如果在保留地內的非洲人在別地方竟找到一份工作，他必須在工作合同的整個期間(差不多一年半)離開家庭，在非人的條件下勞作。如果為了某種理由他違反了勞工合同上所訂的條件，他不是遭體罰便是被逮捕監禁，並從事強迫勞役，最後被押送到他自己的或其他的土著保留地去。但是假如他幸而千辛萬苦在勞工合同滿期後仍然存活，他便可以自己花錢，自由回到他的土著保留地，那時他往往是一點節省也沒有，如他開始時一樣貧窮。

一〇二．從以上這種證詞顯然可以看出，在種族隔離政策下非洲土著是一個社會的賤民，是自己國家內的囚犯，所有基本人權和基本自由一概不能享受。作為一個人，他被認為下等人，並受到下等人的待遇，他一生的唯一目的和作用侍候白種人，他像這樣過着簡單而貧困的生活，沒有希望，也沒有目的。

一〇三．委任統治領土內一般經濟和社會情況，不妨徵引 Mr. Ngavirue 的陳述來說明：

“保護國內的三種事業資產：礦採、農植和土著勞工，我們已將第二種消滅罄盡，又將第三種消滅了三分之二。”這是 Major Leutwein 在屠殺赫勒羅人以後向德意志報告的話。

“使德意志放棄西南非的目的在不使上述情況繼續存在並另行設立一個政府救濟赫勒羅人，促進整個土著人民的福利和物質繁榮。可是，事

實上南非政府不但沒有盡它的責任而且還竊取了德國人在強佔赫勒羅人的土地時候還未奪取的其他土著部落的土地。

“看看今天西南非的地圖，就可以了解差不多有百分之七十五的土地(九千三百萬英畝)都劃入白種人的農莊。這些白種人都是南非的籍民，他們所以被送到西南非來，祇是為要驅逐非洲土著。非洲土著被集合在小塊的土地，稱‘土著保留地’。這些保留地祇佔全部土地的百分之十(約二千五百萬英畝)，其中一半是沙漠地帶。保留地實際並不是對非洲土著有任何經濟價值的，而是勞工的存儲所，從這些存儲所可以得到賤價勞工以便分配給所謂統制種族的農莊和礦場。

“以上是土地的情況。

“全國各種主要事業，就是農礦、漁業、勞工差不多百分之九十五是非洲人。可是非洲人從這些事業所獲得的財富實際等於零。上面幾項工作在渥梵博蘭錄取的非洲的勞工每年約有三千，其他保留地加在一起所供應的勞工差不多有這個數字的三倍。在農莊、礦場和漁業方面的非洲工人每天賺三分之一便士至兩便士。政府把保留地安排得使非洲人為了生活必須替白種人工作，這種情形已經够可憎惡，但是，更可憎惡的是同一政府經由它的工具——勞工協會——不但將工資限於一個很低的水平，而且還在僱用非洲勞工時獲得利潤。勞工協會每年從所有在警察區外僱來的每名工人獲得八鎊至十三鎊十八先令。

“此外便是非洲勞工生活的一般狀況，也就是微薄的配給品，擁擠不堪而且不講衛生的簡陋住屋。還有，政府實施法律所規定的措施，使非洲人不能從事任何可以改善他們地位的工作。”

合約勞工

一〇四．從領土來的難民幾乎一致聲稱，在領土目前的情況中，土著人民除接受合約勞工的苛酷條件外，不能獲得現款的收入。以下數段乃是他們對合約勞工艱苦不堪的狀況的撮要。

一〇五．Mr. Nelengani 和 Mr. Mueshibange 原來以合約勞工的資格離開渥梵博蘭。他們說，保留地內的大部份人民都很窮苦，他們不得不出外工作以謀餬口並納稅。他們除經由土著專員的招雇處外不能找到工作，他們也不能選擇僱主或自由回到原來的僱主那裏

去。他們必須到別人給他們指定的地方去。**Mr. Nelen-gani** 說，一個滿十一歲的男童可以在合約制度下到一個農莊去開始工作。一個合約勞工只有工作、睡覺和吃飯。如果他工作稍慢，僱主有權以此為理由喚警察逮捕。患病時，如果他住在城內，他可以走路到一家醫院去求醫。如果他在農莊工作，那便全看他的僱主，假如白人僱主善良，他可能被送到一個醫院去。

一〇六. **Mr. Mueshihange** 說他在南非工作能賺的錢比較多，也能多寄一點錢回家。在南非一個工人如果做雙倍時間的工，可以得到額外工資。但是，在西南非，工人多做幾小時的工作也得不到額外工資。在南非，他每星期工資兩鎊十先令，每年他可以寄四十鎊或五十鎊左右回家。反之，在西南非，他被招僱工作，每日工資是一先令三便士，工作若干小時並沒有規定。合約工人可能從早晨五點鐘工作到夜間十一時或十二時，要看僱主而定。根據他自己在西南非當工人的經驗，他說，如果他要求休息，他要一直到工作完畢後才能，不管這工作需要多久時間。如果附近之處有水，他可以要到一些；不然，人們會告訴他在他工作完畢後方能有水。

一〇七. **Mr. Kozonguizi** 前來作證說，一九五〇年後，幾年以內，土著事務部會同南非警察，成立單獨的辦事處，負責搜捕他們所謂的“逃亡的渥梵博人”，他們由警察押送這些人“遣返”渥梵博蘭，說他們在西南非“不得其所”。這些人內，有許多並不是從渥梵博蘭逃出來的，因為他們都是被西南非土著勞工協會或新西南非土著勞工協會送到警管區去的，但是由於僱主殘暴想到都市去要求警察和法官替他們伸冤。警察的第一件注意的事便是他們是否從那個殘暴野蠻使他們逃亡的人得到一件書面許可證。許多這種不幸的人現在還在監獄內呻吟或在渥梵博蘭或其他地區的遼遠角落受孤獨隔絕的痛苦。

一〇八. **Mr. Nujoma** 敘述西南非內通行證條例所引起的監獄勞工制度。他說，在西南非“土著”沒有通行證不能走過一條街。如果他被發現沒有通行證，他可能被逮捕，罰款四鎊至十鎊，或監禁兩個月，如果他犯此禁不止一次，就要監禁六個月。如果他繳納罰款，他便要送到土著事務部取得通行證。如果他不能繳納罰款，他便要送到監獄去，在監獄內，他可能被派在一個私人的農莊內或為行政機構工作。

一〇九. **Mr. Nujoma** 又說白種的殖民可以到警察廳去，向行政機構繳納少數款項就可以得到獄犯勞

工；獄犯工作得不到金錢報酬。他們吃的是玉蜀黍和鹽，每天三次，他們在監獄和在農莊都要挨打。他促請注意在文特胡克報(*The Windhoek Advertiser*)所載的報告，內稱，一個西南非農莊主人將非洲工人打死後僅判罰款五十鎊。他認為在保留地內情形比較好，因為在那裏並不挨打，同時保留地內警察也不多。他又說，在警管區內，警察可以在街上隨便毆打任何非洲人。

合約勞工制度殘暴

一一〇. 許多證人都提到合約勞工的工人橫遭殘暴的事實。工人往往因此致死或受重傷。這種情形以 **Mrs. Putuse Appolus** 敘述得最好，她說：

“我現在要向委員會所作的證詞是我四年之間在西南非各醫院內充任女護修士所親自看到的一些事件。

“請委員會不要認為這些事件是零星單獨的事，而要認為這些乃是政府對西南非的非洲人民日常橫施殘暴的例證。這政府本來是應當負責保護這些人民，使他們幸福快樂的。

“有一天，當我在凱曼秀普的非歐人醫院工作，四個合約工人被帶進來，他們都是從同一個農莊來的。他們身負槍傷，正在流血。我們十分驚訝，詢問醫務主任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他解釋說：‘你們知道這些渥梵博人非常愚蠢，他們誤蹈豺狼的陷阱，因而遭槍擊’。

“我後來和這些病人熟識才知道這些人為什麼遭槍擊。他們在一個農莊內牧羊，有幾隻羊遺失不見，農莊主人把他們集合在一起，開始鞭打。他們逃走，農莊主人和他的兩個兒子駕駛貨車追趕。他們帶着槍，逃跑的人不肯止步，他們就開槍射擊。有一個工人在農莊內死亡。他們無法告訴我這個人以後如何，這個人並沒有送到醫院來。

“我到醫務主任辦公處，告訴我所聽到的一切。他叫我不要放在心上，說，這些渥梵博人都是說謊的人。我只有為他們痛哭而已。

“一個年十五歲的合約工人被主人送到醫院來，說他有精神病。那時我不值班，病室的一位女子找我，叫我出來求情，因為主任在打那個孩子。他們在沐浴間，主任正在流着汗，手裏拿着皮鞭。還有一個醫院的工人名叫 **Johannes** 的，也

在沐浴間內，主任問我，既然不值班到醫院來做什麼。我請他不要打這個可憐的孩子。

“不要可憐這種人，他對我說。他們骯髒不堪。這個孩子瘋了，我們平常打他們一頓就很快地把他們治好了。

“我開始哭了，請主任把那個孩子交給我替他洗一下。我深深相信這個孩子並沒有瘋，而是過度驚恐。主任離開時說我干涉醫院的事務。

“第二天他要將這個孩子單獨禁閉起來。我對他說，這個孩子只是缺乏維生素，我們爭論了一番。一個星期後，這個精神健全的孩子被送到文特胡克的精神病院。

“兩個合約工人在一天內死亡。一個患礦工癆，另一個是由於鼻出血過多而死的。實際上祇要簡簡單單地給他們輸血就可救他們的命。可是他們告訴我說，不能為這些渥梵博人浪費血液，因為他們死了比活着工作來得快樂。

“一天有年約十一歲的男童一人被送到醫院。他是從上述四個受傷的工人的同一農莊來的。他在吐血，醫生診斷他是患 C.C.F. 病，囑他臥牀靜養。

“他在醫院住了十天，忽然有一天從他所睡的那個地方有喊叫拉扯的聲音。我趕緊跑到那裏，看到兩個蒲爾青年正在毆打這個孩子並拖他。他們的父親在外面的車內。當這兩人看見我的時候，他們說：‘不錯，護士小姐，這個非洲兒以為他會取巧。他躺在這裏說是生了病，但是，我們知道他是懶惰而已’。

“我實在忍不住了，拿起鞋來打他們。那個父親跑了進來用荷非語咒罵。他扭那孩子的手臂，他這時身穿着醫院的睡衣，被推進貨車去。那孩子從車上跳下，求我救他。我抱着他不放，準備挨蒲爾人的打。他們開車走了，嘴裏咒罵着，不久他們又同醫院主任回來。

“我威脅他們，說要辭職，要把白天在醫院內所發生的事告訴全世界。總監叫蒲爾人回家去。

“主任叫我到他的辦公室裏去，警告我說，我的生命有危險。他告訴我說‘我已跟你說過許多次，叫你不要多管這些人的閒事。我在這兒已經有許多年了，你一定知道，我曾經對許多在農莊被殺死的土著進行死後的檢查’。他又說，‘我怎麼

辦？在法庭上，我起誓，說他們是由於天然的原因而死的。當然，隨後農莊主人送我一頭肥羊。在此地，法律是在這些農莊主人的手內。他們若與你作對，便沒有人幫助你’。

“主席，我怎樣能把所有這些事告訴你？這些事天天發生，多得不勝枚舉，已經成為西南非的一種生活方式。

“我不能再忍受這種生活。醫院主任設法要我走，我被調到戈巴必斯去，在那個地方壓迫開始了。特務警察不斷地訊問我。

“我是什麼人？我在那裏出生？我的朋友是那些人？我是否向領土以外遞送情報？我在西南非居留時看見些什麼？我隸屬那個政黨？我是否給 Mburumba Kerina 或 Michael Scott 寫信？

“每次問題都是一樣。這使我的神經煩亂。我住的屋子不斷地有人搜查，我個人的信件、書籍、冊頁都被攜去，從來沒有送回來。

“以後忍無可忍，我決定辭職。我接得通知限我在三天以內離開文特胡克區域。

“主席，我上面已經說過，這些事件並不是孤立的，而是數見不鮮的結果，在最近的將來領土內恐怕要發生嚴重的爆炸事件。這種壓制會使非洲人達到一種忍無可忍的階段，比任何人想像的時間都要早。祇有由安全理事會干預，才能改變這種情勢。”

一一一. Mrs. Appolus 又說明凱曼秀普醫院的主任並不是醫生。當她到凱曼秀普醫院服務時，屬於已死的渥梵博人的物件堆積如山，他們死亡的消息從來也不通知他們的家屬。Mrs. Appolus 說：據文特胡克的官方醫生稱，他完全明瞭這種情形，但他無法可施。但是他說，他不知道有毆打病人的事情。他在凱曼秀普醫院看見皮鞭，詢問用途，醫院主任——他不是醫生——否認這根皮鞭曾經使用過。

衛 生

一二. 據前來委員會作證的人士稱，情勢的一個嚴重方面是土著人民由於受貧困、飢餓、疾病和惡劣氣候條件之併力攻襲，不可避免地會逐漸消滅。他們說：在土著保留區內由於缺乏工商業，簡直沒有就業的可能。保留區的面積往往非常狹小，土地非常貧瘠，往往連草和水都沒有，即令是家畜也難以在那個地方生活，兒童死亡率非常高，飢餓和疾病到處都是，人

的壽命很短，醫藥和衛生服務的設備簡陋不堪，無法使土著人民不在可以看到的未來逐漸消滅。

一一三. Mr. Ngavirue 說，在領土內醫藥設備非常缺乏。在某些地區實際上沒有醫院。醫院永遠人手不夠，住院病人過多。一般衛生條件很差，文特胡克乃是首都同時也是最大的城市，這裏唯一為非洲人所設立的公共醫院，把患各種疾病的病人集合在一個房間內。在文特胡克土著醫院內，連一個神經科醫生或精神分析家都沒有，從各處來的非洲精神病人都集中在一個營內讓他們慢慢地死去。無論是非洲人，或者是歐裔人，都不能得着專科醫療的服務。不過，如果歐裔病人需要專家，便可以設法送到南非的比較好的醫院去，非洲人卻很少被送到別的地方就醫。

一一四. 他舉出 Mr. Berthold Himumuine 的事件為例。他得到獎學金，政府卻拒絕發給護照，以致他不能到牛津大學去深造。Mr. Himumuine 後來中風，四肢有些癱瘓，他的家屬和朋友湊了一些錢，想送他到南非納他爾的醫院，在那裏得到物理治療，因為在西南非並沒有物理治療家。政府拒絕發給 Mr. Himumuine 到納他爾去的通行證。他又舉 Miss Hedwig Nganjake 的事件，以作西南非當局阻止非洲人出外就醫的例子，她於一九六〇年從瓦特堡保留地來到文特胡克就醫。Mr. Ngavirue 提到醫生發的證件，內稱：“上述病人患食管永久狹窄症，需要每四個星期至八個星期回到上述醫院以便施以擴張手術。因此，請准許 Hedwig 留於文特胡克。”從那時起，文特胡克市政府不願將短期居留證發給 Miss Nganjake，她和照護她的女兒祇有遊歷許可證，因此，她的女兒不能在文特胡克尋找工作。Mr. Ngavirue 說當他於一九六一年三月離開文特胡克時，這兩個人已經花完他們從保留區帶來的一點錢。那女人所餘下的一條路，便是回到保留區等死。

一一五. Mrs. Appolus 提供領土內衛生情況的其他情報。她報告委員會說，領土內由於維生素缺乏而發生的疾病是很多的。她解釋說，人民在飢餓狀態，因為男人賺不到足夠的錢來養活一家；他們無法購買新鮮的糧食，因為這些糧食是從南非來的，價錢很貴。政府聲稱，非洲人祇需要吃玉蜀黍。顯然，這樣的食料對於任何人都是不夠的。

一一六. 營養不足也是結核病衆多的原因之一。這病是領土內人民死亡的主要原因。病人可能在醫院內留醫六個月，得到適當的藥物和維生素。醫院內沒

有足夠的牛奶，不過，病人的咖啡內會加一點牛奶。但是病人離開醫院後便要恢復以前的生活狀況，不會得到他在醫院內所吃到的食物，他的主人也不了解他還不能從事勞苦的工作。即令他實際已經到了死亡的邊緣，主人還會說他懶惰。許多人繼續工作，體重不斷減輕，同時還在咳嗽，一直等到他患着第二期的病重回醫院。有些人本來應當重回醫院，可是不能這麼做，因為主人由於愚昧或偏見不許他們。但是一旦農莊工人就要斷氣，主人便會把他送回醫院，以免家裏有一具死屍。

一一七. 有時住院的病人沒有痊癒，就被迫出院。雖然他所住的地方在可能離醫院一百哩，但是他們仍然不得不每天回到醫院復診。

一一八. Mrs. Appolus 說，雖然領土內的花柳病率很高，但是並沒有消除花柳病的運動。衛生條件既然非常惡劣，這個病於是蔓延迅速。

一一九. Mrs. Appolus 說，領土內非洲兒童的死亡率很高，主要是由於腸胃炎和營養不足。孕婦一直工作到嬰兒出生，但是家庭永遠賺不到足夠的錢購買適當的糧食。在城市內，大多數婦女進醫院分娩，在那裏她們至少可以得到免費的糧食，但是她們要為她們的丈夫或親屬留一部份。她在南非永遠沒有看到過這種情形。當產婦一離醫院就要回到原來的地方工作。新生的嬰兒便交給另一小孩，餵他喝水，另外加一點煉乳。主婦往往購買煉乳而不肯購買奶粉，因為煉乳比較便宜。煉乳往往不新鮮。又摻以沒有煮沸的水。嬰兒離開醫院不久，又會病況嚴重，奄奄一息，送回醫院。作為一個護士，她曾經勸告母親好好餵養小孩。

社會福利

一二〇. Mr. Ngavirue 說，領土顯然很需要社會福利工作，但是人們不能希望這個正在進行種種工作以便直接間接消滅土著人種的殘忍南非政府會做些慈善事業。因此政府絕對沒有在促進土著人民的一般福利方面作過一點事：國家絲毫也沒有設法減輕貧人、老人、盲人、聾人和啞人、殘廢者或孤兒的困苦。保護家庭或兒童福利的規定一點也沒有。即令在南非本部，祇有一個每季發給盲人、老人和失業者的“等於沒有的一小筆補助金”。委任統治領土，沒有這種辦法。Mr. Ngavirue 說，他說這一番話，不但有若干業務方面的權威，而且在文特胡克非洲人區有兩年可以稱為實驗社會工作的經驗。Mr. Ngavirue 說，政府聲稱為非洲人

的福利所支的經費並沒有說明如何使用。他解釋說，在非洲人區或住所往往有一名所謂福利專員的白種人、助手和打字員。這樣一位人員遵照一九五一年第五六號土著(城市區域)公告的規定，登記出售啤酒的帳。據這公告，出售啤酒的贏餘原來應當供人民福利之用，但實際卻用來支付所謂福利人員和許多市政府警察的薪金。這些警察在“照顧人民福利”的名義下，經常到非洲人區搜查，不許人民自己釀製啤酒，祇准他們在市立啤酒店購買。有時，一打足球也是用這筆錢購買。

四．教育情況

一二一．根據前來委員會作證的人稱，南非政府在教育方面的基本政策，是祇許土著略受粗淺教育和訓練，使他們祇能從事卑賤工作，使他們對少數的白種人永遠處於服從的地位。這個政策還不准他們受高等教育，使他們不能從事專門的業務，不能參加享受本國資源的果實，不能接觸開明的思想。因為這種思想會使他們求較好的生活，而不滿於他們現在的難以忍受的生活條件。已往的那個制度固然很壞，但是一九六一年實行的班圖教育制度更壞。

一二二．Mr. Kozonguizi 指出已往非洲人所受的教育程度很低，但一九六一年初政府所決定的班圖教育制度，可能使教育完全破產。新制度規定就學五年並無考試。祇有經政府甄選的人才准升學，即令父母願意並且有財力供應子女深造，這也是做不到的。那些被迫輟學的人就成為礦工、農莊工人或家庭僕役。但是新制度計劃使更多的非洲人受初等教育，政府認為這便是一項改進。

一二三．Mr. Ngavirue 說，班圖教育制度的目的是要在兒童時代就教育非洲人說，他們比白種人低，人生享受是專為白種人準備的。他徵引一九五四年當時的土著事務部長 Dr. H. F. Verwoerd 在南非參議院所說的話：

“在歐洲社會中在某種勞工以上的階段，便沒有他們(非洲人)的份了。爲了這個原因，他們縱然受一種目的在使他們為歐洲社會所吸收的訓練，亦屬徒勞無益。到現在為止，他們所受的學校教育使他們離開他自己的社會，使他們看見歐洲社會這種可望而不可及的康樂境界，而發生誤解。”

Mr. Ngavirue 說，教員和家長曾經對這個制度多次提出抗議，但毫無結果。

一二四．Mr. Ngavirue 告訴委員說瓦特堡保留區有居民三,〇五〇名，祇有小學一所。其他保留區的情形完全一樣，高科維德有居民一三,五〇〇名，連一所學校都沒有。在鎮市內，學校設備簡陋不堪，空氣不流通，教室破敗。再者西南非行政當局阻止非洲人在教育方面進步，不承認也不鼓勵私人在需要的地方設立學校。他舉吉比恩地方的非洲美以美會私立學校為例。這個學校是 Witbooi 酋長和他的弟兄 Rev. Witbooi 所設的，有學生約一百人，政府不承認這個學校，理由祇是因為這個學校不是由白種人管理而已。Mr. Ngavirue 說他曾於一九六一年四月參觀這個學校，對於這個學校靠自己的力量苦幹的情形深獲印象，此外，政府還有一個政策，便是本領土的非洲教師不能從鄰近的國家聘請來，即令是從南非共和國聘請也不行。

一二五．有些離開領土出外就學的西南非難民報告委員會稱：已往非洲人還可以在南非受中等教育或高等教育，現在政府再也不准許領土內的非洲人離開領土就學，即令是到南非去也不行。不管怎樣，非洲人現在祇能受班圖教育。政府不許非洲人去學醫或受其他專業教育。

一二六．Mr. Kozonguizi 告訴委員會說，據他所知，西南非的非歐裔大學畢業生連他自己和 Mr. Kerina 在內不過十名。

一二七．Mr. Gawaxab 和 Mrs. Appolus 指出南非政府並不隱瞞它不想使非洲人自治，因而它從來也不打算非洲人作自治的準備。

B. 難民和其他請願人關於解決這問題的意見

一．結束委任統治

一二八．西南非人民組織和西南非民族聯盟的代表以及在阿克拉、達萊薩朗和開羅前來委員會陳述的所有其他非洲人團體的代表都籲請聯合國即刻干涉，使南非政府離開西南非洲，保護西南非人民的生命，不必等待國際法院的審判結果。

一二九．他們認為南非政府是壓制迫害領土土著人民的工具，是領土發展的主要障礙。他們認為南非政府並無改變政策的可能。

一三〇．因此，使南非政府離開西南非是恢復和平安全氣象和採取任何自決措施的首要條件。

二．其他措施

一三一．關於恢復和平安全氣象和西南非前途的其他措施，西南非人民組織和西南非民族聯盟的立場以及其他人士的提議分別敘述如下。

西南非人民組織的立場

一三二．西南非人民組織在達萊薩朗向委員會遞送一篇陳述，要求大會召開緊急特別屆會，採取下列行動：

(a) 立刻結束西南非委任統治，暫由以非洲國家組成的聯合國委員會負責管理該領土，以便在領土內即刻籌備舉行自由的普選，使西南非具備必要的條件，庶幾可以：

(一) 立刻自治，根據一人一票的原則(不論部落、種族、宗教、教育、性別、財產或膚色)成立民主的非洲人政府；

(二) 在一九六三年以前達成獨立。

(b) 設立聯合國警察部隊：

(一) 便利非洲國家行政委員會的工作；

(二) 保護領土內所有居民的生命；

(三) 釋放所有政治犯、被拘西南非人民組織及其他團體的領袖及成員；

(四) 解除所有南非軍事和準軍事人員的武裝，安排他們即刻返回南非；

(五) 解除所有文職人員的團體武裝和個人武裝；

(六) 協助恢復和平與安全；

(七) 維持法律與秩序。

一三三．該組織要求即刻實施為達到這些目標的行動，在必要時不惜使用武力。

西南非民族聯盟的立場

一三四．西南非民族聯盟採取以下的立場：“南非共和國來的白種殖民決心拚命抵抗聯合國或西南非內其他任何行政機關”，“在這些白種殖民沒有離開領土之前，西南非是不會有和平的。如果有辦法保證，他們的存在並不威脅西南非的和平與安全，那他們便是隨時受歡迎的。西南非民族聯盟強調說，所以要請這些白種殖民離開西南非，祇是因為他們在西南非構成對和平安全的威脅。西南非民族聯盟主席 Mr. Jariret-undu Kozonguizi，又進一步解釋他的立場，告訴委員會說：“殖民者”這個名詞並不包括在領土內出生的西

南非人在內，因為依他的組織看來，這些人和其他的西南非人有同樣的權利。

一三五．關於西南非的前途，Mr. Kozonguizi 說，西南非民族聯盟贊成立刻獨立。但是，他認為無法規定獨立的日期，因為這視取得獨立的進展情形而決定。

一三六．關於政府制度問題，Mr. Kozonguizi 說他在其他國家所觀察到的許多制度，依他看來，沒有一個可以適用於西南非。他還沒有看到一種能夠解決西南非各種具體問題的制度。依他看來，領土應該有它自己的辦法，根據西南非的特殊需要，確定它自己的政治制度。Mr. Kozonguizi 認為西南非人最好為此目的徵詢聯合國，以便擬定出一個適合領土特殊需要的政制，因為聯合國彙集了各種政治思想。

一三七．西南非民族聯盟認為在政治管制和行政管理兩者乃是可以劃分清晰的。西南非人民自己應當為自己的國家決定政制安排或其他辦法。但是，由於教育程度低，人民因此缺乏行政能力，於是必須自聯合國獲取協助。

一三八．西南非民族聯盟提出下列辦法，作為西南非人民自決的第一個階段：

(a) 接受“由西南非人民自行採取政治決定”的原則。

(b) 為此，西南非各地區應遴選代表以參加的立憲會議，這會議由聯合國支持，由聯合國就技術性質的問題供應顧問。

一三九．立憲會議決定下列問題：

(一) 國家的政治安排；

(a) 政府的形式及其構成；

(b) 立法會議的代表。

(二) 行政：

由聯合國負責安排行政方面的人員，但所有支持南非政府的南非人都不得參加行政機構。

(三) 維持領土內的和平與安全：

聯合國部隊由亞非國家及其他不結盟國家抽調部隊維持領土治安，至於什麼國家是不結盟國家，則由西南非人民保留決定之權。

(四) 技術協助：

國家的資源如何最妥善地予以開發；所有人民如何得到所願望的財富；人民如何自行最充分地參加國家發展工作等原則。

(五) 聯合國及其專門機關：

聯合國可以設一非洲國家委員會以便就領土行政問題向政府提供意見。

個人的提議

(a) 白種律師、前任南非參議員 *Mr. H. M. Basner* 的提議

一四〇。*Mr. Basner* 認為除非用制裁或其他強制的方法，否則便無從希望南非政府放棄西南非的行政。祇要南非共和國管理領土一天，下面的兩種情形便不可能變更：(a) 南非政府在過去和現在所實行的種族政策；(b) 西南非土著人民越來越感覺到的失望和反抗的情緒。祇有停止南非政府對西南非的管理才能改變空氣。所有想為西南非覓得其他或折中解決辦法的其他企圖都會在非洲人的心目中毀滅聯合國的威信，加強南非政府的頑固，使它更傾向於鎮壓而使土著人民更為失望，同時使他們懷抱決心除完全獨立以外，決不接受其他解決辦法。

一四一。據 *Mr. Basner* 看，種族隔離政策之保持應由其他國家和海外投資者與南非歐裔人民負同樣責任。他相信維持種族隔離政策的動機是想使採礦工業獲得眾多自外移入的賤價勞工。

一四二。關於西南非問題，*Mr. Basner* 提議用以下兩種方法大規模實行自治，使西南非土著人民逐漸獲得完全獨立：(a) 撤消南非共和國的管理權；(b) 成立新行政機關，由聯合國本身擔任管理者的職務，一直到非洲人對國內事務有充分的訓練、公務機關非洲化、非洲和歐裔人彼此不再仇視而承認他們的共同利益為止。總督應該由聯合國的代表充當；公務人員應該由聯合國職員擔任；立法會議應該由非洲人和歐裔人選出的代表以及總督任命的人員混合組成。經過真正的託管，不由任何一個外國託管而是由聯合國本身託管，*Mr. Basner* 深信西南非便會在短時期內有能力自治，正如非洲的其他任何領土一樣。

(b) *Michael Scott* 牧師所提的建議

一四三。*Michael Scott* 牧師提議關於西南非前途可以考慮的各種辦法。在作這些提議時，他特別說明他沒有機會徵詢那些當初授權他代表他們的人，因

此，他的提議應當和西南非人民密切諮商後予以研究。

一四四。依 *Mr. Scott* 看，使西南非成為一個獨立國家是難以想像的，這可能也並不是西南非人民的願意。

一四五。因此，就目前言，西南非不妨成為一個獨立發展的區域，由專為此事設立的非洲國家協會直接管理，由西南非土著人民在各方面積極合作使他們參與行政各部門，給他們各種行政職務的訓練。

一四六。管理當局的首要任務之一是召集協商會議解釋當前的問題，說明新行政機關的任務，宣佈它的目的，並和人民討論代議制度的形式。

一四七。*Mr. Scott* 認為應該確定的第一個原則是無論何人不論種族、膚色、信仰，都應當獲得平等的人權。主權和土地佔有權最後應當屬於人民。又應規定法律之前，一律平等。這些基本原則會在法律上引起影響遠大的變化。

一四八。他提議將領土分為許多區域發展區，其中有一些，例如利和伯司可以自給自足，立刻可以成為自治的社區。在大多數的地區內，應當在發展區分劃前從事將可耕地重行分配。

一四九。*Mr. Scott* 說，他個人的意見是應當在貝專納蘭或其他一個非洲領土內設立臨時政府，委任統治應當取消。國際法院所要裁判的並不是有無違反委任統治的情事或者有何種違反的情事，而是要判決西南非人民的土地與權利在委任統治時期被剝奪應當付給多少賠償金。

一五〇。他提議由聯合國或者由非洲的名人和領土內西南非組織及社區另行成立管理機構。這個機構的任務是要擬訂各項工作的優先次第，起草代替的法律，作出適當的規定，以便擴充教育、衛生和其他社會服務，訂出計劃以便改善農業及畜牧，試驗各種技術上的可能辦法藉以利用水利資源並灌溉貧瘠的土地，從事某些對於策劃發展工業、重新分配土地、重新安置都市人民所必需的經濟和社會調查，此外，還要對農村和都市擬定建築方案，規定適當數字的學校、醫院、社區中心等等。

一五一。此外，還要草擬計劃以便改善西南非與貝專納蘭和中非洲之間的交通網。

肆. 委員會的結論

一五二. 西南非問題委員會把請願人、政治領袖和領土難民的證詞以及由其他來源的補充情報——包括爲非洲統一解放而鬭爭的許多位領袖的意見——仔細加以分析，從而把西南非的現狀作一客觀地研究後，得出下列結論。委員會所聽取的證詞大部份是新近才離開西南非的人士所提供的。這些證詞證實了委員會自一九五四年以來每年審查南非政府和領土行政當局的官方文件以及其他證件後所得出的結論。查委員會會感覺西南非情勢越來越嚴重，在上次向大會所提的報告書內提出以下的結論：

“委任統治國在管理該領土時繼續實行‘種族隔離’政策和‘白種至上’政策，這是違反委任統治制度、聯合國憲章、世界人權宣言、國際法院諮詢意見和大會決議案的……除非這個基本政策有所改變，否則不能希望保持委任統治領土內有和平而安寧的行政。因此，聯邦政府仍然不肯實施委員會所提經大會核准的建議，不肯改變管理的政策與方法，使它們符合國際聯合會盟約第二十二條與聯合國憲章內所載的神聖信託。委員會異常焦慮。”¹⁷

一五三. 不幸，南非政府不准委員會進入西南非，使委員會各委員不能就地觀察在正式文件和其他資料內所已經透露的淒慘情況。但是，委員會在非洲所聽到的證詞使委員會委員深切明瞭領土非歐裔人民在“種族隔離”政策下所受到的難以忍受的侮辱。

一五四. 南非是現代世界將種族歧視主義作爲政府政策的唯一國家，這種政策不但在本國實行而且還在整個西南非委任統治領土內實行。這種以“種族隔離”著名的種族區分與歧視的形式曾屢次爲聯合國、世界輿論以及所有當委員會訪問非洲時前來作證的人所譴責。

一五五. 這政策乃是委任統治領土行政管理的最普及的特點，影響土著人民生活的各方面從下述的情形可以看出：

(a) 在政治方面，土著人民完全不得享有任何政治和公民權利——選舉權及被選舉權，參加政府事務之權，行動及言論自由權，組織政黨以保護自己的政黨利益與願望之權——這種種都是少數的白種人所獨有的壟斷權利。

(b) 就國家的經濟生活言，土著人民不能分享貿易和工商業的利潤，也不能參加享用或開發他們的農業、漁業或豐富的礦產資源，他們的唯一任務是爲白種人獲得利潤的賤價勞工，他們無權佔有土地，土地已經全部轉讓，其中祇有百分之二十六爲非歐裔的大多數人民保留。土著人民也沒有權利從事專業或從事一般貿易和工商業，他們甚至沒有權利組織工會以保護他們的正當的勞工權利。

(c) 在社會方面土著人民也受到歧視，受“賤民”的待遇，在自己的土地上反而是異鄉人。他們不但和白種人隔離，而且也 and 不同部落或不同族的人隔離，他們被局限在土著的保留地、住區或工作地點。他們除非領有個人的通行證不能自由行動。這種通行證之頒發通常祇是爲使他們到別的地方爲某一個白種的主人工作。大多數的土著保留區彼此都隔得很遠，經常是領土內最貧瘠的一部份土地，往往十分逼狹，有時還缺乏水和草，很難在那種地方維持生命。如果白種的墾殖區需要擴充即令土著保留地這樣貧瘠，也常常要更加縮小，或者關閉或遷移到別的地方。保留區內沒有足夠的醫藥、醫院和衛生設備。由於領土內種族間的恐懼與仇恨所造成的一種空氣，於是社會方面的情勢更加嚴重。

(d) 在目前班圖教育制度下，土著祇限於粗淺的教育和訓練，目的是要使他們祇能從事卑賤的工作以便使他們永遠侍候少數白種人。他們不得在西南非或南非受高等教育，因此他們不能從事專業工作，不能參加享受他們本國資源的果實，也不能和開明思想接觸，因爲這種思想會使他們憧憬於較好的生活，不滿目前的難以忍受的狀況。此外，根據政策與慣例，土著不得在領土外利用機會去接受高等教育。

一五六. 南非政府自始就明白宣佈它決定要併吞那個原來託它管理以謀土著人民福利的委任統治領

¹⁷ 參閱大會正式紀錄，第十五屆會，補編第十二號(A/4464)，第四四四段及第四五三段。

土，它片面地進行將委任統治領土逐漸併入南非並不妥予徵求領土人民的意見，也不經聯合國同意。委任統治國逐漸將委任統治領土的行政併入南非，所用的方法主要是：使領土內的歐裔人民在南非國會內有代表權，將全部土著人民併入南非土著行政機構管理，分別將西南非土著保留地置於南非土著信託公司之下，將行政的各部門併入南非的同性質部門，內中包括民事、司法和警察。它曾鼓勵並且還在鼓勵歐裔移民，主要是從南非移來，在領土內安居，給這些歐裔移民以政治權利，將領土內的土地和其他經濟資源移交他們。此外，還將領土的大部份公款撥給他們，大部份衛生、社會和教育的設備交給他們管理，直接損害土著人民的利益。

一五七．根據以上種種，委員會更加深信任何關於西南非問題的和平解決辦法，除將委任統治領土全部或一部份直截了當地或事實上併入南非外，大概都不是南非政府所能接受的。南非對於國際聯合會在一九四六年解散以前所通過關於委任統治的最後決議案提出保留；又對一九四五年金山通過憲章時憲章關於國際託管制度之規定適用於委任統治領土一點提出保留；南非在一九四六年大會第一屆會第二期會議提議將委任統治領土合併，南非頒佈一系列的法令以便逐漸將西南非歸併或併入聯邦——這種法令經大會屢次譴責在案；南非在大會最近兩三屆會議內所表示準備接受並曾屢次聲明願意將分治或歸併作為西南非問題和平解決的一個基礎。凡此種種都非常明顯地證明南非決心在任何情形下併吞它所承擔神聖信託的對象，為自己的用途和利益而據為己有。

一五八．本委員會得出以下的結論：南非政府實施“種族隔離”政策以及有關的法律和行政措施，根據人民的膚色、種族和部落，規定各部分人民的權利與義務，沒有促進並保護土著人民及整個領土的權利與利益，拒絕土著人民有各種基本人權與基本自由，沒有提具報告書也沒有承認並不履行它所承擔關於請願權

的義務，仍然不肯承認並服從聯合國關於委任統治領土行政的監督權，最近的明顯例子是阻止委員會進入該領土，在行使行政權與立法權時使用的方法不符合領土的國際地位，由於以上種種事實，南非政府違反它依委任統治和憲章關於西南非所承擔的義務。實際上上述種種可以肯定地證明南非政府不適宜於繼續管理該委任統治領土。

一五九．委任統治國經由歷任政府顯示並一再表明對土著人民非洲社區以及整個國際社會所發的呼籲一概置之不理。它拒絕聽從國際法院就西南非問題所提的三個諮詢意見，堅決不理會大會的決議案，不斷地違反它依委任統治書、國際聯合會盟約第二十二條及聯合國憲章所承擔的法律義務，南非政府實係遵循國際非法行動的途徑，依委員會看，必須採取糾正措施，以便保護西南非人民的生命以及他們的正當權益與意願。

一六〇．委員會絲毫看不出南非政府有意改變它在委任統治領土內的政策與措施，深信如果西南非繼續由南非政府管理，就會阻止該領土絕大多數人民在政治、經濟、社會和教育方面的發展，而委任統治制度之設立正是為了這絕大多數的人民。

一六一．再者，委員會向安全理事會所提的備忘錄已經敘述，根據在非洲前來委員會陳述的政治難民和其他請願人的證詞，委員會深信，在西南非繼續實施“種族隔離”政策，以及南非政府繼續藐視聯合國對委任統治領土之權力，使所有非洲人發生根深蒂固的仇恨，造成一種十分緊張的情勢，祇有由聯合國干涉，才能阻止非洲發生種族武裝衝突。關於這一點，委員會特別要提及一個事實：就是委任統治國鼓勵領土內歐裔人民武裝並且在委任統治領土內建立軍事堡壘和大規模的保衛部隊，同時又修正領土與南非的軍事合併方案，以便從事於建立龐大的公民軍隊並加快製造武器與彈藥等事。

伍．委員會的建議

一六二．委員會把西南非領土內的十分微妙而危險萬狀的情勢加以審慎的研究之後，得出下列結論：鑒於南非政府不適宜於繼續管理該領土，為謀當事各方的最高利益，又為國際和平與安全着想，大會必須

緊急從事研究採取辦法，以便停止南非對西南非委任統治領土的管理權，同時使聯合國直接或間接擔任此項管理工作，以便確保在領土內建立法治制度，實施民主方式、各種改革與協助的方案，使委任統治領土

得以在最短期間內負起行使主權與獲得獨立的全盤責任。此項研究應包括南非管理停止後的各種後果，包括在領土內將政府權力移交領土內構成居民絕大多數的土著人民的各種必要措施。

一六三．委員會深信若不採取憲章範圍內的強制措施，要想解決西南非問題，在現狀下便不能保護領土土著人民的生命，便不能維持非洲的國際和平與安全。

一六四．委員會根據它調查所得的事實及結論提出以下的建議：

(a) 關於大會決議案一五六八(十五)第四段(a)——恢復和平與安全氣氛的條件：

(一) 由安全理事會以及聯合國的其他機構、輔助機構或會員國迫切研究所需要的各種措施或行動，以便確保本報告書內所提的建議或聯合國就西南非問題所作的任何其他決定切實付諸執行；

(二) 在西南非即刻成立聯合國辦事處；

(三) 撤除目前西南非領土的行政機關，同時將權力切實地移交聯合國或領土的土著人民；

(四) 聯合國經由西南非問題委員會或聯合國西南非協助專設委員會對土著人民予以協助；

(五) 由聯合國訓練並組織土著警察隊伍所有歐裔人民繳出火器，禁止平民擁有武器，撤退南非軍事部隊，廢止各種歧視的法律條例，歐裔人民，特別是南非的歐裔人民各種有組織地移入委任統治領土的情事一律停止；

(六) 達成西南非獨立，所採辦法如下：召開立憲會議，舉行全民投票，對立憲會議所通過的憲法表示態度，依成年人普選原則選舉人民代表，建立獨立的政府。凡此種種都由西南非問題委員會或所提議的聯合國西南非協助專設委員會協助進行。

(b) 關於大會決議案一五六八(十五)第四段(b)——使西南非土著居民得以獲致廣大之內部自治從而於最短時期內達成完全獨立之措施：

(一) 立即組織特別而積極的獎學金方案，以便訓練最大多數的西南非土著居民，使他們從事行政、經濟、法律、衛生等方面的任務與技術工作，使有訓練的土著公務人員數目增加；

(二) 西南非問題委員會或聯合國西南非協助專設委員會由西南非各政黨和人民組織的全權代表參加，並由若干私人、聯合國及其他國際組織的合格人士協助，草擬初步方案包括下開各項：

(a) 立法會議；

(b) 全民表決(包括選舉人資格、選舉地點、監督、競選等因素)；

(c) 教育制度；

(d) 經濟組織；

(e) 土地制度和土地改革，特別是關於土著人民土地所有權問題；

(f) 聯合國及其專門機關之技術與經濟協助。

(三) 由聯合國監督，實施上述各種方案。

附 件

附件壹

南非政府與聯合國來往函件

一. 一九六一年五月一日西南非問題委員會主席致南非聯邦外交部長函

案查大會於一九六一年四月七日通過決議案一五九六(十五)一件，茲謹代表西南非問題委員會隨函附奉一份。

貴部長諒必自該決議案正文第五段獲悉，大會業已請西南非問題委員會立即着手盡量迅速充分完成決議案一五六八(十五)所託付之特殊緊急任務。

委員會爰擬視察西南非領土，使該地人民有機會陳述意見，此外，在視察西南非以前及視察完畢以後，如能與聯邦政府代表舉行商談至所歡迎。

茲隨函附上委員會擬定行程一份即希查照。

視察團將由西南非問題委員會委員國代表組成，並有聯合國秘書處官員六人隨行。

委員會竭誠希望貴政府對於大會付託委員會之任務與委員會充分合作。

委員會擬於一九六一年五月三十日出發，如荷南非聯邦政府儘早答覆惠允，不勝感激。

西南非問題委員會主席

(簽名) Enrique RODRÍGUEZ FABREGAT

附 件

西南非問題委員會擬定行程

五月

三十一日(星期三) 到約翰尼斯堡

六月

三日(星期六) 離約翰尼斯堡(飛機)
到文特胡克

五日至十日(星期一至星期六) 視察文特胡克區(汽車)

十二日(星期一)

十三日(星期二)

十五日(星期四)

十六日(星期五)

十九日(星期一)

二十日至二十四日
(星期二至星期六)

二十四日至二十五日
(星期六至星期日)

二十六日(星期一)

二十七日(星期二)

二十八日(星期三)

二十九日(星期四)

文特胡克——魯德里茲(飛機)

魯德里茲——奧朗哲蒙特——
凱曼秀普(飛機)

凱曼秀普——馬利恩塔(汽車)
自馬利恩塔經哈康納斯至文特
胡克(汽車)

文特胡克——祖美伯(飛機)

在祖美伯附近沿公路作短途旅
行再乘飛機前往翁當瓜(渥
梵博蘭)、渥荷波荷(高科維
德)、隆士(渥卡梵哥)等地

納慕托尼(厄托夏潘狩獵區)

祖美伯——斯伐科普蒙特(火
車)

斯伐科普蒙特——文特胡克
(汽車)

文特胡克——約翰尼斯堡(飛
機)

離約翰尼斯堡返原出發地(飛
機)

二. 一九六一年五月十六日南非聯邦駐 聯合國常任代表致西南非問題委員 會主席函

前接一九六一年五月一日第 TR 212 號大函，囑轉送南非聯邦外交部長閣下。查該函係於五月三日送達本辦事處，雖經立即轉遞，但於五月十日始達角城。

當時聯邦政府業已接准一九六一年四月十四日秘書長關於大會決議案一五九六(十五)全文一函。

本人頃於本日將南非聯邦外交部長陳述聯邦政府對該決議案意見之覆文轉送秘書長。查該函之一部分係討論第五段，因此亦係討論一九六一年五月一日貴主席函內之建議。相應函請查照。

常任代表
(簽名) B. G. FOURIE

三. 一九六一年四月十四日秘書長致 南非聯邦外交部長函

茲特隨函附送大會前於一九六一年四月七日第九七九次全體會議通過之決議案一五九六(十五)一份，請貴政府對該決議案正文第五段惠予注意為荷。

秘書長
(簽名) Dag HAMMARSKJOLD

四. 一九六一年五月十日南非聯邦 外交部長致秘書長函

一. 接准貴秘書長一九六一年四月十四日第 TR-212 號函，附送大會於一九六一年四月七日第九七九次全體會議通過之決議案一五九六(十五)一份，請聯邦政府注意該決議案正文第五段。

二. 本人答覆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二十日貴秘書長為請聯邦政府注意決議案一五六八(十五)事的第 TR 212 號來函，曾說明南非政府對於所請協助西南非問題委員會視察該領土之任務一節礙難照辦之理由。該覆文所載各點仍屬有效。

三. 大會頃已再度請該委員會履行任務，甚至於必要時即無聯邦政府合作，亦應立即進行。此項指示之確切意義為何殊不明白。當然，倘若起草決議案一五九六(十五)第五段的人士言外之意，在提出威脅強迫聯邦政府放棄它在事實及法律上均有確切根據之一貫立場，又當別論。

四. 此後，據聯合國西南非問題委員會主席函稱該委員會擬即視察該領土“俾便該地人民有機會陳述意見。”

南非政府堅決反對該段所稱聯合國委員會有權與該領土居民諮商等語一節。此項程序實為前國際聯合會委任統治制度所不容許。

五. 四月七日大會決議案對於據傳該領土之情況有若干嚴重指控，諸如“暴虐政策”；“威嚇土著居民”；“壓迫”；務須“保護居民之生命財產”等等。似此斷然

拒絕以往各次南非代表團所提供事實真相採取不負責任之惡意主張，我國政府對於此種態度不得不表示憤慨與遺憾。關於這事，本人願重新奉告秘書長，本人向第四委員會所提保證，本國政府對這些捏造的指控能够提出適當的答覆，不過南非聯邦為了遵守“待審案件”的原則，在國際法院處理這問題之前，不擬有所答覆。一俟國際法院對是非曲直加以審理後，希望這些指控再行提出，以便聯邦政府有機會依照司法程序加以處理。

六. 至於聯合國西南非問題委員會擬即前往視察一節，據悉決議案一五六八(十五)託付“委員會以特殊緊急任務”。南非政府對於這項指示不得不感到特別關切與憂慮，因為這是直接違背“待審案件”原則。這些“任務”計擬“就地”調查現在仍待國際法院處理西南非問題訴訟案件中佔重要地位的事項，這是大會十分明白的。何況提議視察南非之委員會委員國之一實際上為此等訴訟的原告一方代表！

本人就“待審案件”原則在大會第十五屆會辯論時所發表的陳述業經紀錄在案。雖然第四委員會及大會不顧此項原則，我方對此問題態度的效力，並不因而減損，我國繼續主張對於此項顯然有害於聯邦立場的行動予以防衛的權利也不能因而阻止。在大多數文明國家的法律制度中對於一項尚待法院裁決的行動應遵從“待審案件”的原則已經是公認的慣例，那就是說不當採取任何足以妨礙、阻撓或損害法院行使司法職權的行動。聯合國本身最重要的機關安全理事會在討論英伊爭執時，也適用“待審案件”的原則。安全理事會進行討論時，Sir Benegal Rau——後來當選為國際法院法官——說：“因此，同一問題既然在本質上乃是國際法院的待審案件，我們如果就此問題發表意見，似有欠明智妥當。”安全理事會遂決定展緩討論該項問題。

七. 大會第十五屆會不但忽視上項考慮，且甚至拒絕考慮南非政府過去為西南非問題覓致雙方滿意的解決辦法所作的竭誠努力，例如一九五一年及以後若干次一再提出與仍然存在的三主要協商國締訂辦法的提案，均遭拒絕。一九五八年聯邦政府邀請斡旋委員會前來南非商談。該委員會提出若干項建議，其一為劃分領土，當經南非政府原則上加以接受。第四委員會對此項提案甚至亦拒不考慮。

八. 茲須指出擬議之此項視察與前國際聯合會委任統治制度的程序相牴觸——實際上，此種視察甚至

並不屬於一九五〇年國際法院諮詢意見所訂監督職權範圍之內。擬議之視察並不是以國際聯合會行使監督職權所遵慣例的任何先例為根據。因此，此項視察遠超過聯合國可從原則上或依前國際聯合會先例而有的任何權威。

九．大會決議案一五九六(十五)並不以該領土內部行政管理所涉問題為限。大會更進一步在所通過決議案內提請安全理事會注意西南非之情勢，大會指稱此項情勢若任其持續即足危及國際和平與安全。這種說法在大會決議案內已見三次之多本年亦載於正文內，此說如有任何根據，實屬嚴重之至。這種指控在事實上不但虛偽而且可笑，其目的顯然在陰謀破壞南非政府所稱這一問題仍然是國際法院“待審案件”的問題的說法。

一〇．南非政府深信在西南非領土內決不致有危及國際和平與安全的情事，準備對此種信念予以證實，請經聯合國大會主席及南非政府雙方同意之具有國際地位之超然人士對這種指控是否確實一點，進行公正客觀的調查。

一一．由於上述種種理由，南非政府礙難違反它所認為重要的原則，因此對於聯合國委員會所請關於該委員會視察西南非之提議予以合作一節不能同意。

外交部長
(簽名) Eric H. LOUW

五．一九六一年五月十七日聯合國交通組組長致南非聯邦駐紐約總領事館函

茲請發給西南非問題委員會各委員前往西南非領土及南非聯邦之簽證，委員名單如下：

Mr. Enrique Rodríguez Fabregat (烏拉圭)，委員會主席；

Mr. Victorio D. Carpio (菲律賓)，委員會副主席；

Mr. Poul Boeg (丹麥)，委員會報告員；

Mr. Marcello Raffaelli (巴西)；

Mr. Girma Abebe (衣索比亞)；

Mr. Carlos González Calvo (瓜地馬拉)；

Mr. Sasmojo Karseno (印度尼西亞)；

Mr. Mostafa Rateb Abdel Wahab (阿拉伯聯合共和國)。

查各該委員係參加遵一九六一年四月七日大會決議案一五九六(十五)所設之正式聯合國視察團定於一

九六一年五月二十五日至三十日期間離此前往。茲特隨函附送擬訂行程一份即請查收。

倘蒙早日惠予發給簽證以便如期起程，實深感激。

此事惠蒙注意，特此誌謝。

交通組組長
(簽名) A. DE ANGELIS

六．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五日南非聯邦駐紐約總領事致聯合國交通組組長函

前准一九六一年五月十七日第 TR 212/1 號函，請發給西南非問題委員會各委員簽證等由。南非當局基於一九六一年五月十日外交部長致秘書長函內所述各項理由礙難核發該項簽證，深以為歉。相應復請查照為荷！

總領事
(簽名) Henry P. MARTIN

七．一九六一年六月十四日西南非問題委員會主席致南非外交部長電

西南非問題委員會已決定於一九六一年六月最後一星期左右前往南非共和國以便與貴國政府代表商討充分儘速實施大會決議案一五六八(十五)之切實辦法。委員會爰請貴國政府頒發委員會委員簽證並希早覆為荷。

西南非問題委員會主席
(簽名) Enrique RODRÍGUEZ FABREGAT

八．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三日西南非問題委員會主席致南非外交部長電

西南非問題委員會已到阿克拉，擬於六月二十八日自阿克拉出發前往其他非洲領土。一九六一年六月十四日本人所發一電敬候賜覆，特電奉聞。

西南非問題委員會主席
(簽名) Enrique RODRÍGUEZ FABREGAT

九．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三日南非駐聯合國代理常任代表致秘書長函

逕啟者，南非政府業已審慎考慮 Fabregat 教授一九六一年六月十四日致外交部長電，但由於五月十日

Mr. Louw 致貴秘書長函內所詳列各項理由，本國政府對於認為重要之原則不能變更立場。在此種情形下，南非政府對於 Fabregat 教授電所擬之視察及討論礙難贊同，即請查照。

代理常任代表
(簽名) K. E. PAKENDORF

十. 一九六一年七月七日南非駐聯合國 代理常任代表致秘書長函

逕啓者，茲將南非共和國外交部長 Eric H. Louw 閣下函轉達貴秘書長如下：

一．我國政府業已拒發簽證並明白表明立場，Fabregat 教授知之雖稔，竟於昨日公開重行申明即使不獲本國政府允許亦決心進入西南非等語。彼與委員會各委員似將於星期六首途向該領土邊界前進。

二．本人職責所在必須代表共和國政府奉告貴秘書長倘若委員會委員或該團其他人士希圖非法越過西南非邊界，不論是否由背叛份子——事實上僅由極少數班圖人民組成——協助，我國政府不得不加以阻止。此後如有任何事件發生，均須歸咎於委員會，且該項責任將經由委員會移歸聯合國本身肩負。因此，應請貴秘書長阻止此種侵犯邊界之行動及可能之後果。

三．關於此點，本人應請貴秘書長注意，不論各方對於目下正由國際法院進行訴訟程序之法律立場如何意見懸殊，但南非依據原有委任統治之規定有權將該領土視為南非之一部分加以管理，則為十分明白的事實。此項既有權利當包括控制進入該領土之權利在內。

四．因此，倘若聯合國之一委員會於簽證業經因本人五月十日致貴秘書長函詳列之各項理由而拒發

後，仍圖強行進入該領土，則本人必須指出此種行動將累及聯合國從事侵略行為。

五．Fabregat 教授自阿克拉通知貴秘書長謂西南非情勢業已構成對國際和平之威脅。本人茲願宣稱，該領土內全境昇平安定，所有各種各族都依擬定計劃進展。本人特別要再度提出南非政府五月十日函內所提出的邀請，由有國際聲望的獨立人士調查政府所稱西南非情勢決不危及世界和平一節。迄今為止此項提議並未有任何反響。

六．最後，本人也要指出，Fabregat 主持的委員會所擬採行動對於現仍待國際法院裁判的訴訟案件將有嚴重的妨礙。

代理常任代表
(簽名) E. E. PAKENDORF

十一. 一九六一年七月十日南非駐聯合國 代理常任代表致秘書長備忘錄

一九六一年七月七日(星期五)南非代理常任代表曾將外交部長 E. H. Louw 閣下函一件送達秘書長。該函促請注意西南非問題委員會委員倘若不顧簽證業經拒發仍擬實行該委員會主席所宣佈進入該領土所可能引起之後果。Mr. Hammarskjold 答稱他擬將 Mr. Louw 來文電達 Fabregat 教授，如後者堅持原意，則可能將 Mr. Louw 來文及 Fabregat 覆文一併作為安全理事會文件予以印發。

Mr. Louw 已悉秘書長將其函件作為安全理事會文件分送之提議。但是他願各方明白了解，將南非來文作為安全理事會文件分發，並非徇南非之請，因此不得解釋為南非政府承認外交部長致秘書長文內所涉問題係由屬安全理事會處理的問題。

倘該文業經分發，則南非政府的保留，亦應同樣予以宣佈。

附件貳

委員會暫定西南非行程說明

一．委員會預計於五月三十一日抵達約翰尼斯堡，六月三日抵達該委任統治領土首府文特胡克。委員會擬在文特胡克區停留一星期，希望與政黨領袖及

所有各方面人民代表會晤。委員會於逗留文特胡克期間並擬參觀土著區兩處、醫院、學校及其他機關，包括軍事基地在內，利和伯司社區，渥維托托及渥津賓

主土著保留地，以及與新卡士土拉土著區接界之前奧開加斯土著保留地舊址，此一地區於政府遷徙非洲居民後改爲歐洲人農場兩所及狩獵區一處。

二．委員會計劃從文特胡克出發前往魯德里茲港，該港爲西南非石龍蝦漁業基地；往奧朗哲蒙特參觀鑽礦情形，該地爲西南非領土最大單獨包工僱主；並往羊毛業中心凱曼秀普委員會擬從凱曼秀普往經政府選定爲哈康納斯人民重新定居地之未開墾區域伊察維西斯再往柏塞巴斯，及吉比恩土著保留地，吉

比恩爲 Witbooi 酋長家鄉所在地；再往哈康納斯，然後回到文特胡克以便委員會準備前往該領土北部地區。

三．在北部委員會計劃以祖美伯爲根據地，該處爲祖美伯公司的銅鑛工作所在，委員會擬從該處包飛機前往渥梵博蘭、高科維德及渥卡梵哥北部土著保留地，並擬自祖美伯乘汽車前往可以到達之其他區域。最後委員會將參觀鄰近鯨灣之斯伐科普蒙特並經由文特胡克及約翰尼斯堡返會所。

附件叁

一九六一年七月五日西南非問題委員會主席致秘書長電

一．本人茲謹代表西南非問題委員會促請貴秘書長注意南非共和國政府關於實施大會決議案一五六八(十五)及一五九六(十五)一事所採立場。大會認爲有一種情勢，倘若任其持續，即足以危及國際和平與安全，如欲迅速終止此項情勢，必須充分實施各該決議案。

二．一九六一年五月十日南非聯邦外交部長致秘書長函稱，南非共和國政府對於實施大會決議案一五九六(十五)一事拒絕與西南非問題委員會合作。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五日南非駐紐約總領事函稱，南非共和國政府拒發西南非問題委員會履行大會決議案一五六八(十五)正文第四段託付委員會之特殊緊急任務而進入委任統治領土之簽證。再者南非共和國政府拒絕在南非接待委員會以便與南非政府代表會商實施決議案一五六八(十五)之切實辦法。

三．鑒於西南非情勢嚴重，西南非問題委員會覺得必須請秘書長在憲章第九十九條所規定之職權範圍內，注意此項一觸即發之情勢。此種情勢之釀成，係因南非共和國政府所採態度，不顧大會決議案一五六八(十五)及決議案一五九六(十五)以及大會其他決議案規定與國際法院關於西南非的諮詢意見，不准委員會進入委任統治領土調查現有一般情勢及履行委任統治協定情形，西南非人民所受到人權與人格尊嚴的侵犯，特別是“種族隔離”政策的殘忍實施，違犯國際聯合會盟約第二十二條及西南非委任統治書所載之神聖信託，依據委員會自該委任統治領土及鄰近地區以及自

非洲其他地區消息靈通方面，目下所獲情報，已激起一切非洲人民的嚴重反應，有一觸即發之勢，若不及時採取行動予以減輕，勢必迅速爆發，危及這地區之和平與安全。據所有一切的非洲人的感覺，據他們以最深切的心情的深湛感覺，人類的耐心與堅忍態度是有限度的，採取決定性國際行動的時機業已到臨，否則爲時已晚不可收拾。

四．因此，西南非問題委員會認爲時機極爲迫切，必須立即把西南非此種每況愈下的情勢對國際和平與安全所呈的急迫威脅通知各會員國及有關聯合國機關以便及時採取國際行動，制止此項一觸即發的情勢，因而使委員會縱然得不到南非共和國政府的合作，仍能充分儘速完成它對該委任統治領土之特殊緊急任務。

五．同時委員會仍將繼續並竭盡所能設法充分儘速實施決議案一五九六(十五)，其中包括與迦納、貝專納蘭、坦干伊喀及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以及委員會被邀前往之其他國家與領土之難民會談。

六．南非共和國政府與聯合國間關於實施大會決議案一五九六(十五)之來往文件另交航郵寄奉作爲附件。

七．委員會請將本電作爲正式文件分送聯合國全體會員國。

西南非問題委員會主席
(簽名) Enrique RODRÍGUEZ FABREGAT

附件肆

一 一九六一年七月二十五日西南非問題委員會主席致安全理事會主席電

關於大會決議案一五六八(十五)及決議案一五九六(十五)，尤以後一決議案正文第七段，以及一九六一年七月五日西南非問題委員會主席致秘書長電(S/4854)事，委員會茲願提請安全理事會注意另有其他發展，使委員會無從充分實施各該決議案，細情詳見另行送達作為本文附件之備忘錄。

鑒於南非政府強行阻止委員會前往該委任統治領土，委員會深信唯有由安全理事會採取行動予以支持方可充分實施各決議案。委員會並認為西南非一觸即發之情勢仍然嚴重威脅國際和平及安全，亟須安全理事會立即採取行動。

因此，委員會認為亟須由安全理事會召開會議，以便採取行動，使委員會能充分實施大會決議案因而促使上述情勢得以迅速終止。

西南非問題委員會主席
(簽名) Enrique RODRÍGUEZ FABREGAT

二. 西南非問題委員會關於西南非情勢之備忘錄^a

查西南非問題委員會主席曾於一九六一年七月四日電達秘書長在案，委員會茲以不可控制力量所阻，無從充分實施大會決議案一五六八(十五)及決議案一五九六(十五)，用特提請安全理事會注意西南非之情勢仍然嚴重威脅國際和平與安全如欲此種情勢結束，以免釀成不幸事件，即須視作緊急事項予以處理。

一九六一年七月八日，即委員會到達索士柏里以便轉往貝專納蘭之次日，接獲秘書長來電轉達南非駐聯合國代理常任代表一九六一年七月七日來函。該函聲稱“倘若委員會各委員或該團其他人士希圖非法越過西南非邊界……則南非政府雖不願意亦不得不對此項企圖加以阻止”。同時，據南非共和國外交部長所發表聲明，委員會委員如進入西南非即將予以逮捕解送出境。又據新聞報導與請願人陳述，南非警察及直昇

飛機正在西南非與貝專納蘭邊界巡邏，阻止委員會入境。

委員會在與西南非難民舉行談話時獲悉西南非政府與葡萄牙及安哥拉軍隊合作，已沿西南非安哥拉邊界派駐南非軍隊約四千人，並沿該界線進行空中巡邏。同時南非軍隊並在鯨灣駐紮。據委員會一九六一年七月二十四日所獲情報，另有衛戍部隊一千五百人可望於數週內抵達西南非。文特胡克及東部卡普里維角所有軍事設施均予保持，西南非歐籍人民仍然武裝戒備。又據新聞報導，當局正將自動武器分發郊區歐籍平民。同時，領土內非洲人仍然繼續受壓迫。委員會據報，一九六一年西南非人民組織會員被捕或驅逐出境者約計二百人之多。

除南非政府作各項安排以阻止委員會進入西南非外，七月七日，委員會抵達索士柏里，接獲聯合王國高級專員函稱，聯合王國政府前於委員會行抵阿克拉時，曾函達委員會稱，該國政府了解委員會如未獲南非政府許可不擬進入西南非。除非委員會證實此項了解聯合王國對於委員會進入貝專納蘭給予便利一節礙難照辦。

委員會於七月三日函達聯合王國駐索士柏里高級專員，告以委員會“對於與大會決議案一五九六(十五)任務規定不符之解釋或了解礙難同意”後，一九六一年七月三日委員會在阿克拉所獲訪問貝專納蘭之簽證遂於七月九日撤銷。因之，委員會無法在貝專納蘭執行工作按委員會原擬聽取現住該領土之赫勒羅人一萬五千人代表證詞，並從若干獲悉委員會訪問貝專納蘭越界前來之西南非人處獲取直接情報。聯合王國與聯合國為委員會前擬訪問貝專納蘭所有簽發及撤銷簽證事來往函件，茲特附於文後。^b

根據委員會在阿克拉、達萊薩朗及開羅三地進行調查時該委任統治領土政治犯及前來委員會之其他請願人所提證詞，委員會深信，西南非繼續實行“種族隔離”政策，南非政府繼續蔑視聯合國對該委任統治領土之權威，業已釀成非常緊張之情勢，非由聯合國出面干涉，不能阻止非洲發生武裝種族衝突。

由於南非政府的態度以及該國在上述一九六一年七月七日函內所稱該政府採取之行動，委員會認為有

^a 西南非問題委員會主席於一九六一年七月二十五日函送安全理事會主席。

^b 載入本報告書附件伍。

一會員國已使聯合國遭遇到一種迫不得已之情勢，須由安全理事會採取行動。在此項行動前，委員會無法進入西南非執行大會決議案一五六八(十五)及決議案

一五九六(十五)所規定之調查。大會認為各該決議案之充分實施乃使某種大會認為任其持續即足危及國際和平及安全之情勢迅速終止之所必需。

附件伍

聯合王國政府與聯合國間來往文件

一. 一九六一年五月十九日西南非問題 委員會主席致聯合王國外交部長電

查大會決議案一五九六(十五)第六段規定請會員國給予西南非問題委員會所需之協助，委員會如能獲得下列情報當甚感激：(a)貝專納蘭、坦干伊喀及羅德西亞有無西南非難民能協助委員會履行大會決議案；(b)如有難民倘若委員會決定訪問貝專納蘭、坦干伊喀及羅德西亞與難民談話以實施大會決議案，貴政府能予委員會以何種協助或便利。倘承貴部長將本電轉達羅德西亞及尼亞薩蘭總理與坦干伊喀總理，委員會至為感謝。

西南非問題委員會主席

(簽名) Enrique RODRÍGUEZ FABREGAT

二. 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九日聯合王國 駐聯合國常任代表致西南非問題委員會 主席函

頃奉女王陛下外交部長訓令，貴主席所請有關目前在貝專納蘭、坦干伊喀及羅德西亞尼亞薩蘭聯邦之西南非難民情報一電業經奉悉。所詢各節之答覆本政府現在洽辦，一俟接獲當即轉達查照。

常任代表

(簽名) Patrick DEAN

三. 一九六一年六月五日聯合國交通組 組長致聯合王國護照簽證辦事處函

茲請發給西南非問題委員會委員前往坦干伊喀、貝專納蘭及羅德西亞尼亞薩蘭聯邦之簽證，委員名單如下：

Mr. Enrique Rodríguez Fabregat (烏拉圭)，委員會主席；

Mr. Victorio D. Carpio (菲律賓)，委員會副主席；

Mr. Poul Boeg (丹麥)，委員會報告員；

Mr. Antonio Houaiss (巴西)；

Mr. Girma Abebe (衣索比亞)；

Mr. Carlos González Calvo (瓜地馬拉)；

Mr. Sasmojo Karseno (印度尼西亞)；

Mr. Mostafa Rateb Abdel Wahab (阿拉伯聯合共和國)。

查各該委員係參加遵一九六一年四月七日大會關於西南非問題決議案一五九六(十五)所規定之正式聯合國視察團，定於最近離此前往。該委員會擬於六月底或七月初到達坦干伊喀、貝專納蘭及羅德西亞尼亞薩蘭聯邦作短期訪問，藉與可能在各該領土之西南非難民會談。

倘蒙儘早惠予發給簽證以便如期起程至深感激。

交通組組長

(簽名) Virgil A. DE ANGELIS

四. 一九六一年六月九日聯合王國駐聯 合國常任代表致西南非問題委員會主 席函

前接一九六一年五月十九日來電請查詢有關目前貝專納蘭、坦干伊喀及羅德西亞尼亞薩蘭聯邦西南非難民情報，業於本年五月二十九日函復在案。茲奉女王陛下外交部長訓令答覆如下：

據坦干伊喀政府報稱在坦干伊喀之西南非難民所知者計有下開數名：

姓名	年齡	職業	離西南非日期
Paulos Shipanga	23	侍者	一九五九年九月
Emil Appolus	25	新聞記者	一九六〇年三月
Leonard Lidker	27	司機	一九五九年九月
Solomon Mifuia	27	信差	一九五九年九月
Paul Helmut	31	機匠	一九六一年三月
William Nelulu	28	司機	一九五九年

據羅德西亞尼亞薩蘭聯邦政府及貝專納蘭保護地政府報稱各該領土內未有西南非難民。

西南非問題委員會當欲訪問坦干伊喀，向聯合王國護照簽證辦事處所請前往該領土之簽證均已照發。倘若委員會決定訪問達萊薩朗詢訪難民坦干伊喀政府當欣然予以所需任何協助或便利。如承以委員會希望坦干伊喀當局提供之便利見示，當甚感激。

鑒於上述情形，所請前往貝專納蘭保護地及羅德西亞尼亞薩蘭聯邦之簽證未予辦理，相應函請查照爲荷。

常任代表
(簽名) Patrick DEAN

五. 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五日西南非問題委員會主席致聯合王國駐聯合國常任代表函

接准貴代表一九六一年六月九日關於實施大會決議案一五九六(十五)事來函茲代表西南非問題委員會函覆敬悉。

聯合王國政府爲實施大會決議案一五九六(十五)準備與本委員會合作並提供協助，西南非問題委員會無任感激。

貝專納蘭領土與西南非毗鄰，至關重要西南非問題委員會認爲務須訪問該領土，以便能够實施上述決議案。

委員會爰請聯合王國政府發給西南非問題委員會委員及其職員所需之簽證。委員會定於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日起程前往阿克拉，務希早日賜覆，實爲感荷。

西南非問題委員會主席
(簽名) Enrique RODRÍGUEZ FABREGAT

六. 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九日聯合王國駐聯合國常任代表致西南非問題委員會主席函

接准閣下六月十五日函稱貴委員會委員希望重行申請訪問貝專納蘭簽證，此項申請業已轉達主管當局予以緊急考慮。本人並可向閣下保證，各該申請案當本尊函所稱之合作精神加以考慮。

二. 不過閣下當然了解，貝專納蘭地形困難、交通及設備缺乏，貴主席與各位同仁訪問該領土所需之便利，簽證僅爲其中之一小部分(如遇必要時，此項簽

證可由貴委員會旅途所經地點之不列顛主管當局發給)。由於貝專納蘭並無西南非難民可供詢訪，貴委員會委員與前往該領土時對於履行決議案一五九六(十五)擬從事何項工作所需何種便利，倘蒙詳細說明，本國政府當甚感激。

三. 所詢各節，倘承貴主席儘速示知，以便轉達本國政府，當感愉快。

常任代表
(簽名) Patrick DEAN

七. 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二日西南非問題委員會主席致聯合王國駐聯合國常任代表電

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九日大函奉悉。西南非問題委員會擬自布拉薩市乘第 UAT1301 號班飛機於六月三十日十二時二十五分到達索士柏里。委員會擬前往茅恩及甘威兩地特別從原屬西南非現在貝專納蘭之赫勒羅族居民搜集情報，因爲該兩領土赫勒羅人保持密切聯繫，且各該區域之西南非人或可與委員會接洽。倘貴國政府於可能時代爲安排十四人自索士柏里至茅恩之飛機及在茅恩之旅館與地面交通工具，委員會當甚感激。委員會然後擬往甘威。如因實際困難，實屬不可能時，委員會即擬以委員會委員三人秘書處職員二人組成小組，立即乘飛機前往甘威因此委員會亟盼代爲安排該前往甘威小組之飛機、地面交通工具、輕便臥具及必需品之類。倘若全體團員十四人無法前往茅恩則九人可留守貝專納蘭東部中心，並須在該處代定旅館及自索士柏里前往之飛機。九人將靜候允許以便前往西南非，或分成小組自茅恩及甘威區域返回。貴國政府如能供應上項便利委員會至深感謝。貴政府實施，大會決議案一五九六(十五)之熱忱，殊可歡迎。

西南非問題委員會主席
(簽名) Enrique RODRÍGUEZ FABREGAT

八. 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六日西南非問題委員會主席致聯合王國駐聯合國常任代表電

六月十五日函及六月二十二日電計達，鑒於南非繼續不准委員會進入西南非委任統治領土，茲謹奉告貴代表委員會前往貝專納蘭繼續調查實屬絕對需要，蓋貝專納蘭與西南非地理鄰接，委員會深知除其他種

種理由外，該處約有一萬五千赫勒羅人與居住於西南非之赫勒羅人繼續保持接觸及聯繫。委員會爰緊急重申前請，希即發給進入貝專納蘭及道經南羅德西亞之簽證。

西南非問題委員會主席

(簽名) Enrique RODRÍGUEZ FABREGAT

九. 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九日聯合王國駐阿克拉副高級專員致西南非問題委員會主席函

一. 茲特將昨日會議所商辦法，函達查照。

二. 聯合王國政府，依貴委員會的請求已準備安排貴團委員十四人在茅恩以及減為五人（並非如本人口頭所稱四人）之小組在甘威的住宿問題。貴團十四人如須視察納密蘭之赫勒羅村莊，本國政府並將在茅恩供應蓬帳野宿設備食品及交通工具。（貴主席如擬作此項視察想能先行示知。）該區專員將奉詳細訓令負責安排各項野宿事宜。

三. 查此項安排將需若干時日完成。各該事項可否在七月八日或九日準備就緒現正查詢中。

四. 貝專納蘭當局稱，貴團在茅恩及甘威等地旅行如能使用飛機當感便利。頃已洽請本國駐索士柏里高級專員公署查詢為此事包租飛機問題，請委員會指派行政人員一人與我國駐索士柏里高級專員公署聯絡，並由該員與貝專納蘭行政當局洽商視察該領土之一切細節。貴主席曾稱此次視察一切費用均由聯合國秘書處歸還。

五. 貴主席所請視察貝專納蘭保護地為期十日之簽證，一俟確切日期決定，當由本高級專員公署簽證。

六. 本人應補充說明，聯合王國政府察悉貴委員會現在希望視察貝專納蘭之目的，並自貴主席上星期送達 Sir P. Dean 之覆函業已了解委員會如未獲南非政府允許不擬進入西南非領土。

七. 本人當與 Mr. Howard 就所有發展保持接觸。

副高級專員

(簽名) T. W. KEEBLE

十. 一九六一年七月四日聯合王國駐阿克拉高級專員公署函

一. 本日本人代表聯合王國女王陛下政府口頭轉致一項請求茲特函達查照。

二. 此項請求如下：據聯合王國政府對貴主席致 Sir Patrick Dean 函之解釋（已於六月二十九日 Mr. Keeble 致貴主席函第六段說明），委員會或其任一小組如未獲南非政府允許，不擬進入西南非：此項解釋應請貴主席表示同意。

三. 本人前曾說明，聯合王國政府礙難參與協助委員會委員違反管理國所宣稱的意願，進入西南非。聯合王國了解決議案一五九六(十五)訓令委員會必要時進入西南非領土，不問南非政府合作與否；但聯合王國於該段付表決時特別棄權，因此認為絕對不受該段約束。

(簽名) B. A. FLACK

十一. 一九六一年七月七日聯合王國駐索士柏里高級專員致西南非問題委員會主席函

本人茲奉令重申七月四日聯合王國駐阿克拉高級專員致閣下函。該函稱，據女王陛下政府關於貝專納蘭保護地對西南非問題委員會予以便利之了解，委員會如未獲南非政府允許不擬從貝專納蘭進入西南非；此項了解應請閣下予以證實。委員會當然明瞭女王陛下政府及貝專納蘭當局對於閣下所請在訪問貝專納蘭期間對閣下及各同仁予以便利一節，欣然同意；但如未接獲七月四日函所要求之證實，則礙難照辦，深以為憾。

高級專員

(簽名) ALPORT

十二. 一九六一年七月八日西南非問題委員會主席致聯合王國駐索士柏里高級專員函

一九六一年七月七日來函，連同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九日及一九六一年七月四日聯合王國駐阿克拉高級專員公署先後兩函均經奉悉，查委員會前往貝專納蘭之目的，已由本人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二日致聯合王國駐聯合國常任代表電敘述明白。

因此，凡與大會決議案一五九六(十五)所載任務規定不符之任何解釋或諒解委員會礙難表示贊同。

委員會深信貴政府必在委員會之逗留貝專納蘭期間將前經同意之便利，供給委員會俾委員會得以執行任務。

西南非問題委員會主席

(簽名) Enrique RODRÍGUEZ FABREGAT

十三. 一九六一年七月九日聯合王國駐索士柏里高級專員致西南非問題委員會主席函

閣下七月八日來函奉悉茲奉令表示：查女王陛下政府之了解係貴委員會委員如未獲南非政府之允許不擬自貝專納蘭保護地進入西南非；而貴委員會未能授權閣下證實此項了解；女王陛下政府對此深引為憾。

茲奉令通知貴主席，倘若此項了解業經證實關於六月二十二日貴主席致紐約聯合王國駐聯合國常任代表電文所請在貝專納蘭搜集情報一事，英女王陛下政府仍擬對貴委員會委員充分提供聯合王國駐阿克拉高級專員六月二十九日函內所允之各項便利。

但若不經管理國允許即自貝專納蘭進入西南非，無論決議案一五九六(十五)之規定如何終為一項非法行為。本人有鑒於此，必須明白申述如下：英女王陛下政府，既為負責貝專納蘭法律秩序當局，對該領土居民負有主要責任，如未獲所要求之保證則仍無法對於訪問貝專納蘭一事予以便利。

因此，本人不得不通知閣下，在接獲所提及之保證以前，在阿克拉所發之貝專納蘭入境簽證及向閣下所提訪問貝專納蘭之各項便利均須視為暫行停止，至以為憾。

高級專員
(簽名) ALPORT

十四. 一九六一年七月十一日西南非問題委員會主席致聯合王國駐索士柏里高級專員函

一九六一年七月九日來函及同日上午貴署所發之官方新聞稿均經閱悉。

聯合王國政府決定停止對為委員會定期訪問貝專納蘭事所發簽證及所允供給之便利，西南非問題委員會深引為憾。

聯合王國駐聯合國常任代表 Sir Patrick Dean 於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九日函內詢及“貴委員會委員於訪問該領土時對於履行決議案一五九六(十五)擬從事何項工作，需要何種便利，請詳加說明”等語。委員會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復電，明白陳述訪問貝專納蘭之計劃及意旨如下：“委員會擬前往茅恩及甘威兩地，特

別從原屬西南非現在貝專納蘭之赫勒羅族居民搜集情報，因為該兩領土赫勒羅人保持密切聯繫，且各該區域之西南非人或可與委員會接洽。”

聯合王國政府於該項答覆之後核發簽證並允對委員會予以所要求之各項便利。貴政府今竟以為本委員會——聯合國大會的機關——或將於實施大會決議案時從事“非法行為”，且依據該項假定，認為簽證與便利業已停止實可遺憾。況且委員會向聯合王國政府予要求之便利僅以使委員會得以執行上述計劃及目標者為限。

因此，倘若聯合王國政府對委員會不予合作協助，則委員會不能在貝專納蘭執行所宣稱設法盡量履行大會決議案一五九六(十五)之任務，勢須繼續在非洲其他地方工作。雖然如此，委員會重申一九六一年七月八日函所陳各節，希望聯合王國政府仍能重新考慮立場。

西南非問題委員會主席
(簽名) Enrique RODRÍGUEZ FABREGAT

十五. 一九六一年七月十六日說帖遞送之一九六一年七月十三日聯合王國駐索士柏里高級專員致西南非問題委員會主席函

接准閣下七月十一日函，相應復請查照。

高級專員
(簽名) ALPORT

十六. 一九六一年七月十六日致西南非問題委員會主席說帖

坦干伊喀總督之私人秘書茲向西南非問題委員會主席 Enrique Rodríguez Fabregat 教授致敬並謹遞送所附函件，復聲述主席閣下致聯合王國駐索士柏里高級專員函之復文將於奈羅比轉達主席閣下查照。

一九六一年七月十四日聯合王國駐索士柏里高級專員致西南非問題委員會主席函

關於貴主席本年七月十一日函所論事件，本人謹再聲明：對委員會未能依照所提請求辦理，致委員會訪問貝專納蘭保護地時，女王陛下政府所亟願供應之各項便利無從進行，英女王陛下政府至表遺憾。

關於貴主席來函第四段，本人頃奉命通知閣下：
英女王陛下政府原來假定委員會訪問貝專納蘭時，如
未得許可不擬進入西南非。女王陛下政府作此假定，
係根據閣下六月二十二日函內所列委員會之目的並未
載明此種意向。六月二十九日聯合王國駐阿克拉高級
專員致閣下函曾闡明此項假定。女王陛下政府認為必
須指出，委員會委員之若干聲明與閣下來函意思相左，

且委員會拒不證實女王陛下政府所提假定，此事遂發
生懷疑。

倘若委員會允照所請，證實該項假定，女王陛下
政府自當隨時與委員會合作，供給各項便利。

高級專員
(簽名) ALPORT

聯合國出版物經售處

阿根廷
Editorial Sudamericana, S.A., Alsina 500, Buenos Aires.

澳大利亞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369 Lonsdale Street, Melbourne C. I.

奧地利
Gerald & Co., Graben 31, Wien, 1.
B. Wüllerstorff, Markus Sittikusstrasse 10, Salzburg.

比利時
Agence et Messageries de la Presse, S.A., 14-22, rue du Persil, Bruxelles.

玻利維亞
Librería Selecciones, Casilla 972, La Paz.

巴西
Livreria Agir, Rua Mexico 98-B, Caixa Postal 3291, Rio de Janeiro.

緬甸
Curator, Govt. Book Depot, Rangoon.

柬埔寨
Entreprise khmère de librairie, Imprimerie & Papeterie Sarl, Phnom-Penh.

加拿大
The Queen's Printer, Ottawa, Ontario.

錫蘭
Lake House Bookshop, Assoc. Newspapers of Ceylon, P.O. Box 244, Colombo.

智利
Editorial del Pacífico, Ahumada 57, Santiago.
Librería Ivens, Casilla 205, Santiago.

中國
臺灣，臺北，重慶路，一段九十九號，世界書局。
上海，河南路二一一號，商務印書館。

哥倫比亞
Librería Buchholz, Av. Jiménez de Quesada 8-40, Bogotá.

哥斯大黎加
Imprenta y Librería Trejos, Apartado 1313, San José.

古巴
La Casa Belga, O'Reilly 455, La Habana.

捷克斯拉夫
Československý Spisovatel, Národní Trida 9, Praha 1.

丹麥
Ejnar Munksgaard, Ltd., Nørregade 6, København, K.

多明尼加共和國
Librería Dominicana, Mercedes 49, Ciudad Trujillo.

厄瓜多
Librería Científica, Casilla 362, Guayaquil.

薩爾瓦多
Manuel Navas y Cia., 1a. Avenida sur 37, San Salvador.

衣索比亞
International Press Agency, P.O. Box 120, Addis Ababa.

芬蘭
Akateeminen Kirjakauppa, 2 Keskuskatu, Helsinki.

法蘭西
Editions A. Pédone, 13, rue Soufflot, Paris (Ve).

德意志
R. Eisenschmidt, Schwanthaler Str. 59, Frankfurt/Main.
Elwert und Meurer, Hauptstrasse 101, Berlin-Schöneberg.
Alexander Horn, Spiegelgasse 9, Wiesbaden.
W. E. Saarbach, Gertrudenstrasse 30, Köln (1).

迦納
University Bookshop, University College of Ghana, Legon, Accra.

希臘
Kauffmann Bookshop, 28 Stadion Street, Athènes.

瓜地馬拉
Sociedad Económico-Financiera, 6a Av. 14-33, Guatemala City.

海地
Librairie "A la Caravelle", Port-au-Prince.

宏都拉斯
Librería Panamericana, Tegucigalpa.

香港
The Swindon Book Co., 25 Nathan Road, Kowloon.

冰島
Bokaverzlun Sigfusar Eymundssonar H. F., Austurstraeti 18, Reykjavik.

印度
Orient Longmans, Calcutta, Bombay, Madras, New Delhi and Hyderabad.
Oxford Book & Stationery Co., New Delhi and Calcutta.
P. Varadachary & Co., Madras.

印度尼西亞
Pembangunan, Ltd., Gunung Sahari 84, Djakarta.

伊朗
Guity, 482 Ferdowsi Avenue, Teheran.

伊拉克
Mackenzie's Bookshop, Baghdad.

愛爾蘭
Stationery Office, Dublin.

以色列
Blumstein's Bookstores, 35 Allenby Rd. and 48 Nachlat Benjamin St., Tel Aviv.

義大利
Libreria Commissionaria Sansoni, Via Gino Capponi 26, Firenze, and Via D. A. Azuni 15/A, Roma.

日本
Maruzen Company, Ltd., 6 Tori-Nichome, Nihonbashi, Tokyo.

約旦
Joseph I. Bahous & Co., Dar-ul-Kutub, Box 66, Amman.

韓國
Eul-Yoo Publishing Co., Ltd., 5, 2-KA, Chongno, Seoul.

黎巴嫩
Khayat's College Book Cooperative, 92-94, rue Bliss, Beirut.

盧森堡
Librairie J. Trausch-Schummer, place du Théâtre, Luxembourg.

墨西哥
Editorial Hermes, S.A., Ignacio Mariscal 41, México, D.F.

摩洛哥
Centre de diffusion documentaire du B.E.P.I., 8, rue Michaux-Bellaire, Rabat.

荷蘭
N.V. Martinus Nijhoff, Lange Voorhout 9, 's-Gravenhage.

紐西蘭
United Nations Association of New Zealand, C.P.O. 1011, Wellington.

挪威
Johan Grundt Tanum Forlag, Kr. Augustsgt 7A, Oslo.

巴基斯坦
The Pakistan Co-operative Book Society, Dacca, East Pakistan.
Publishers United, Ltd., Lahore.
Thomas & Thomas, Karachi.

巴拿馬
José Menéndez, Agencia Internacional de Publicaciones, Apartado 2052, Av. 8A, sur 21-58, Panamá.

巴拉圭
Agencia de Librerías de Salvador Nizza, Calle Pte. Franco No. 39-43, Asunción.

秘魯
Librería Internacional del Perú, S.A., Casilla 1417, Lima.

菲律賓
Alema's Book Store, 769 Rizal Avenue, Manila.

葡萄牙
Livreria Rodrigues y Cia, 186 Rua Aurea, Lisboa.

新加坡
The City Book Store, Ltd., Collyer Quay.

西班牙
Librería Bosch, 11 Ronda Universidad, Barcelona.
Librería Mundi-Prensa, Castello 37, Madrid.

瑞典
C. E. Fritze's Kungl. Hovbokhandel A-B, Fredsgatan 2, Stockholm.

瑞士
Librairie Payot, S.A., Lausanne, Genève.
Hans Raunhardt, Kirchgasse 17, Zürich 1.

泰國
Pramuan Mit, Ltd., 55 Chakrawat Road, Wat Tuk, Bangkok.

土耳其
Librairie Hachette, 469 Istiklal Caddesi, Beyoglu, Istanbul.

南非聯邦
Van Schaik's Bookstore (Pty) Ltd., Church Street, Box 724, Pretoria.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Mezhdunarodnaya Knizhka, Smolenskaya Ploshchad, Moskva.

阿拉伯聯合共和國
Librairie "La Renaissance d'Egypte", 9 Sh. Adly Pasha, Cairo.

聯合王國
H.M. Stationery Office, P.O. Box 569, London, S.E. 1 (and HMSO branches in Belfast, Birmingham, Bristol, Cardiff, Edinburgh, Manchester).

美利堅合眾國
Sales Section, Publishing Service,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烏拉圭
Representación de Editoriales, Prof. H. D'Elia, Plaza Cagancha 1342, 1° piso, Montevideo.

委內瑞拉
Librería del Este, Av. Miranda, No. 52, Edf. Galipán, Caracas.

越南
Librairie-Papeterie Xuân Thu, 185, rue Tu-do, B.P. 283, Saïgon.

南斯拉夫
Cankarjeva Založba, Ljubljana, Slovenia.
Drzavno Preduzece, Jugoslovenska Knjiga, Terazije 27/11, Beograd.
Prosvjeta, 5, Trg Bratstva i Jedinstva, Zagreb.

[61C1]

凡國內尚未設有經售處而欲函詢或定購者，請與聯合國出版物銷售處接洽。地址如下：Sales Section, Publishing Service,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U.S.A.; or Sales Section, United Nations, Palais des Nations, Geneva, Switzerland.

GA/XVI, Suppl. 12A

Printed in China
Reprinted in U.N.

Price: \$U.S. 0.50
(or equivalent in other currencies)

U.I.R.I.-62-22487
Feb. 1963-150

Digitized by UNOG Library